

評註  
經史百家雜鈔

譚澤闓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79B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目錄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與崔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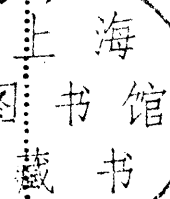
韓愈答崔立之書

韓愈答呂鑿山人書

韓愈答李翊書

韓愈答劉正夫書

韓愈答尉遲生書



一  
三  
四  
六  
九  
一  
二  
四  
六

|                 |    |
|-----------------|----|
|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 一六 |
| 韓愈答竇秀才書         | 一七 |
| 韓愈與衛中行書         | 一八 |
| 韓愈與孟東野書         | 二〇 |
|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 二一 |
|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 二二 |
|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 二三 |
|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 二八 |
|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 三〇 |
|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 三二 |
| 柳宗元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 三五 |
|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 三六 |



|                 |    |
|-----------------|----|
| 李翱答王載言書·····    | 三七 |
|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 四一 |
| 曾鞏謝杜相公書·····    | 四三 |
| 蘇洵上韓樞密書·····    | 四五 |
|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 四八 |
| 蘇軾答李廌書·····     | 五二 |
|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 五三 |
|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 五五 |
|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 五六 |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目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合肥李鴻章校

湘鄉曾國藩纂

桐城後學葉玉麟評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孟尚書名簡  
德州平昌人

愈白。

通鑑注節鎮州府皆有牙官有行官牙官供牙前之驅使行官供行役于四方

自南迴。過吉州。

時孟簡貶吉州司馬

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

妄也。潮州時。

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刺史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

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

元和十五年公移袁州刺史

留衣服為別。乃人之

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

釋家語也有敬田恩田悲田之分

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

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

先敘與大願往還情形至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二句又生出下兩段并預伏結束處

方望溪云  
上半篇辯  
已不信奉  
佛下牛篇  
明已所以  
關佛未祇  
用一語總  
點前格法  
妙絕

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愷悌樂易也。回遠也。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心所苦也。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若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楊朱墨翟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音妒九法九疇之法。斲敗也。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見孟子

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見原道。秦始皇二十五年。使御史按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

方望溪云  
前段將孟  
子抑揚透  
入至此却  
雙關雙鎖

又云又安  
得因一摧  
折自毀其  
道以從於  
邪也兩句  
收轉則意  
千里一控

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質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後漢書南蠻傳語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語聲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浸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麤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音張時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柳中丞名公綽，京兆華原人。唐公綽以御史中丞充鄂岳沔安黃觀察使。

如畫秋山  
處處見石  
骨峻嶒之  
致此積氣  
充沛琢句  
崎嶇

淮右殘孽。謂吳元濟元濟父少昂為淮西節度使少陽死元濟自領軍務縱兵侵掠騷動東畿 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

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之意 頡頏傲視。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

桴鼓。與炮鼓同通用為軍陣之詞 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元和十年

詔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 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元和十年

十年中丞以兵五千討吳元濟 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鞠告也陳其師旅而警告之也 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

州鄂州安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躄音弟。死之士。公綽所乘馬躄死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 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

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

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孫子將者人之司命 不在彼而在

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遂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旅客離別之思。居者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苟且偷安也。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

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委隨也。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

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時御史中丞裴度視帥淮西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

及。幸甚。不宣。

###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洛陽也。元宗定爲東京後改稱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時崔羣爲宣州判官。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縣。主人仁賢。同

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

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與靈府同心也。莊子不可內于靈臺。邪。宣州雖稱清

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竝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



諸人云  
忽闕以  
問筆爲東  
筆又云書  
中迴折最  
有味

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同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黑白於胸中耳。旣謂能竊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蓋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嶺字數詩。清河人

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時公爲國

子四門博士貞元十八年也轉困窮甚。想自放於伊潁。並水名

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車牙牀也左傳輔車相依第

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使

終老嵩。山名五嶽之一在河南登封縣北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 韓愈答崔立之書

書覆之

立之字斯立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禮部不售斯立遺公書比之獻玉者公作此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向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

方望溪云此段言進士之可醜下段言學宏辭之可醜

夫所謂博學者一段復申言博學宏辭之失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應前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

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慚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荆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竣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朋足。

韓非子下和得玉璞以之楚厲王。王曰石也。則其左足厲王。復獻武王。玉人復曰石。不為病也。則其右足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名曰和氏之璧。

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方望溪云：便透下兩層意，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一段，是破立功若都不可得以下一段，是欲立言。

且無使勅音擊強也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漢書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居一障，間山自度辨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旬，奴斬山頭而去。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列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乘謂登而守之也。按山謂狄山。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 韓愈答呂監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魏有隱士曰侯生，信陵君聞其賢，從車騎虛左自迎之。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信陵君執轡愈恭，見國策。夫信陵戰國

其來無窮  
其去無跡  
不知起伏  
是謂奇氣

沈師愚云  
筆勢如截  
奔馬

曾濂生云  
絕傲兀自  
負  
張廉卿云  
一結尤奇  
詭不測  
至父云  
此篇似  
獵書

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  
 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米經鑿後方成熟磨。磨米之用具也。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  
 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  
 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  
 經。唐設六科取士。以詩賦取者謂之明經。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謂藉祖父之餘。隆而得官也。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  
 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相隨順之意。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  
 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  
 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  
 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  
 灼灼光明之意。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國語管仲至三數三沐之桓公親迎之。于郊問焉。馨香塗身也。一作薰。聽僕之所爲。少安  
 無躁。

韓愈答李翊書

此公歷敘平生甘苦有得之言筆情天矯每分段多用也字於句中斷而不斷矣至奇創矣已論知言養氣幾合聖功精粹之旨奇崛絕氣層峯絕巘突兀擗空當爲千古論文絕調方望溪云通篇言文之所成而推本仁義故以養根竦實齊沃光暉爲樞紐張廉卿云筆陣奇恣而巧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通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也。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音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齟齬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音汨水流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盛大貌。孟子于沛然莫之能禦也。吾又懼其

搆形似之  
言精妙入  
微與莊子  
養生主篇  
絕相似  
張敦復云  
波委雲屬  
態致橫逸  
昌黎自狀  
其文也

此篇別稱  
一格而寓  
精理名論  
參差錯落

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醇粹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數也。屢次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韓愈答劉正夫書一作劉巖夫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甯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



於其間

茅鹿門云  
文公教人  
作文大意  
要自樹立  
不因尋常  
不取悅於  
今世所謂  
能自樹立  
不因尋常  
等即尋常  
來面目

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謂正夫父劉伯務也。伯蜀字業。芝官給事中。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愈答尉遲生書

尉遲生名汾尉  
音鬱尉遲複姓

一氣旋轉  
而下字字  
有力有掉  
臂游行之  
樂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蔽也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者。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言肩並喻人多也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

此篇獨發  
牢騷不平  
之氣故視  
前數首稍  
遜

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書名漢揚雄著雄字子雲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字君山漢沛國相人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音巴鉅鹿人嘗從雄受太玄法言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 韓愈答竇秀才書

竇秀才名存亮長安人

抑塞詰落  
文勢驚舉  
灑抱不凡

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黜為山陽令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唐初取士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存亮慕愈名愈黜為山陽令存亮裏糧數千里往從之游事愈甚謹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廩之圓者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謂囊中不容物而空垂也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愈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衛宴之子公始從董晉汴州又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君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

每於無意  
中挺接神  
妙不可測  
而名理超  
超當由積  
學養氣之  
功深故筆  
力隨處灑  
湧

大受中行字也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欲速之意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識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禮安安而

能遷意謂已心安於所處之安當思而居遲遲而來也。以後有害否若有害必須早遷則離。

### 韓愈與孟東野書

平平寫出  
而章法句  
法高下抑  
揚中跌宕  
節此境惟  
昌黎獨到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貞元十五年二月公從董

督喪出汴州四日而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居吾於符離。雖音軍亂。殺留守陸長源。

符離縣名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張建封薦辟之爲府推官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睢水名

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翱李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

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論史官獨  
悼其被禍  
豈有所激  
邪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迹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左遷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

而死者二人其魯之太史作左氏春秋及國語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氏兄弟幾盡。左丘明魯之太史作左氏春秋及國語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

刑誅。班固東漢扶風人作漢書瘐死。陳壽晉安漢人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晉陳郡人作晉書官著作

歸。謗退死家。習鑿齒晉襄陽人無一足。崔浩北魏武城人作國書三十卷立石以彰范曄南北朝宋人作

反族。赤誅。魏收南北朝鉅鹿人作天絕。宋孝王誅死。姓劉名義真宋武帝第二子年十足下所稱吳兢。唐

儀人初與劉子玄撰武后實錄。又撰貞觀政要大唐春秋。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

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

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讀如猝匆 避之貌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晉書敦率遺 典敦勉也率

循也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

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

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

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五該切 癡也

亦麤同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迹。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皎白 軒高也也。天地決不沈

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李侍郎名 裴贊皇人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即法官也 唐書法曹 司法參軍 掌刑獄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

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簿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

尺。卒無所存。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



沈曾平詞  
義四言特  
標精蘊而  
筆勢凝鍊  
遂爲千古  
交家格言

夫牛角之  
歌數語倘  
他人聯掇  
必板滯落  
凡響

訓義。反覆乎句讀。音豆文字中絕處。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

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

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

心。髮禿齒豁。殘缺也。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琴操留戚飯牛車上叩牛角而歌曰南山枯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禱短布單衣纒至解長夜漫漫何時且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

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驪鸞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開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按驪鸞字

然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職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

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

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

方。甯戚之歌。巖音。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

白。南行詩。公遷陽山。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猶怪異也。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

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音猶汚濁也。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五 書牘二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

念得罪。唐憲宗初即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不動貌。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檔獨瘵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音荒。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左傳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

謂王叔文王伾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

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音臲。臲音臲。兀。

不安貌。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

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

萬端。旁午。縱橫交錯也。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

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畝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

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同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

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春秋魯展禽食采于柳後因爲氏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

夷獠。音老西南夷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滯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憾。心骨沸熱。熒熒孤

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

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懷懷然歎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

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

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

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

上父母邱墓。馬醫。治馬病者夏畦。夏日治田之人也。孟子有肩詔笑病于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止也望。又

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

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膈。然

姚擗鳩云 韓柳交及 唐人詩內 凡用僅字 每以多為 義晉書劉 頌傳三代 延祚久長 近者五六 百歲遠者 趙王倫傳 戰所殺害 僅十萬人 則以僅為 多亦不始 唐人矣

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晉六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

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晉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

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

兄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世奈其善盜嫂何不疑曰我乃無兄娶孤女云。搗婦翁者。後漢書第五倫傳帝戲謂倫曰卿

父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禮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升爲功臣。匡

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匡草戰國齊人通國皆稱不孝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見孟子爲而有詬。欲望世人

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漢南陽人爲郎其司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夫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買金以償同

舍。劉寬。漢華陰人寬嘗行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

所能勝也。鄭詹。鄭文公弟叔詹也晉文公出亡過鄭叔詹請禮之文公不聽請遂殺之又詹不聽及文公返國因圍鄭曰予我詹而師還詹往晉人將烹之詹之後釋歸束縛於晉。終以無

死。鍾儀。見登樓賦南音。卒獲返國。叔向。晉大夫羊舌肸字魯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殺羊舌肸因叔向叔向自言祁奚能免己後祁奚果言于宣子而免之囚虜。自期

必免。范滂。才何切騎危。史記稱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滂吾請獻七千里之地魏王使吏捕之座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請不予地則奈何魏王曰善遂因上書信陵君以

相危樓上也。以生易死。蒯通。漢辨士嘗說韓信不信不從及信誅高帝召通欲烹之通自辨得免後曹參爲齊相蒯通爲客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漢陽武人



至。不宣。宗元再拜。

###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蕭悅字兄足下。昨今山西祁縣王師範過永州。時宗元在永州司馬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

蹇然蹇難也。易曰。王臣蹇蹇。涉蹇難而往濟也。有當官猶言居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

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同。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富音富。富不安之勢。

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危也而操其閒。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迨

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幽暗也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

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唐制有御史裏行使侍御史裏行使等官未為正官無員數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

者。怪怒媚音冒忌。嫉也。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過也同列。名不能壓當世。

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宗元坐王叔文黨遭貶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湊。依傍之謂也。聖朝宏大。貶黜甚

薄。不能寒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衆聲嘈雜也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

諸同八云 同時數書 哀絃意管 此書未段 稍自振厲 如聞韶夏 之音 呂晚村云 子厚貶謫 後數書機 軸略同而 造語各極 奇盡態

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  
 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  
 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謂南方之瘴毒也昏眊。目不明也重腿。音渠足腫也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  
 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心驚貌注視。怵。音黠恐也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禁越  
 間聲香特異。鳩。音決舌。鳩博劣惡聲之鳥。孟決。于目變起之之人。啾。音涿衆口貌課。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  
 皆自然曉。許么。然也。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嘵呼走匿。雖病夫亦怛。驚也然駭之。出門見  
 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  
 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處困求通在口。條德德尙口說。更致困窮故曰尙口乃窮也。也。往復益喜。曰  
 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音陰默。猶緘口也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  
 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謂同庚諸人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  
 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

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治平也唐諱治為理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同槩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隱花植物之一類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同為耕忙音萌田民也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釋大鈴也古人用此以宣教令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

###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音杓斗柄杓足下。州傳去聲驛傳也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劉禹錫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音掉者。聞人足音。則蹙音蹙然行人之聲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六年八月來。痞疾病名多得于瘡後故稱痞母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檳榔之別名破決去聲。塞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音戰四股動搖也坐則髀股也

媿惜抱云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為不遠遠甚而



方侍耶遠 云相其風 格不過如 與日巨源 絕交書則 許亦失公 矣子厚氣 格緊健自 有得於古 人若叔夜 文雖有韻 致而輕弱 不出魏晉 厚山水記 間用水經 注興象然 子厚豈難 道元所能 達邪

癖。音界麻木 不仁也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借主益善。永州

見前。於瘴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而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蝮毒蛇多居溼地。虺亦毒蛇之一種。舊與蝮蛇混為一種。

大蜂。仰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一名蝮。又名短狐。狀如蠶。三足。水中所含。射人一云。身人影。沙蟲。水中所生小蟲。能入皮膚害人。含怒竊

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音消瘡也。瘡也。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同土

獄城。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仲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八尺終不得

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

理世。今世唐人諱治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目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

本末。不復一言之。今僕癯。音隆。瘦病也。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猶漢民言為堯舜之民也。唐避太宗諱。改民為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為量。書時八臣。雖貶賦遠。方遇赦。改就近安。諱之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使畊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

男育孫。以供力役。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

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同玩。亦已審矣。杓直

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社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

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鼠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謂孟簡時。常州刺史。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送。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字崔羣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相選擇也。僕近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韓文籍名。因抗顏正顏不屈也。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

得狂名。居長安。唐都城今陝西長安縣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

所怪也。屈原懷沙賦文僕往聞庸蜀。古國名今湖北竹山縣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

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五嶺被覆也。南越今兩廣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猶倉皇也吠噬。狂走

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

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

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

舊稱厥疾。脚浮腫自涇。殷達腰際。又上衝則治。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佛音佛。吾耳。騷擾也吾心。則固僵

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猶意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古

子年二十。冠謂之成人。始行冠禮。禮有士冠禮篇。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造至也至外廷。薦舉也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

之者咸慙然。失意貌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

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沐。所作皆恢恢然

莊子達生  
篇釋人削  
木為鏃對  
曰臣將為  
鏃未嘗敢  
以耗氣也  
必齊以靜  
心云云子  
厚此段蓋  
讀達生梓  
人之論有  
得而言非  
第襲面貌  
者比

有古人形貌。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目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誇。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光明音娘金石。務采色。誇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也。懼其剽急也。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輕也。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傲慢也。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也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

韓愈字

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

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字子雲。蜀人。長於詞賦。以文章名世。

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皆書名。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

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器量小也。滯澀。不若退之。倡狂恣睢。音雖放。縱也。肆極。音極。放也。意有

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音慊。不滿意也。

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

謂同人云  
數轉如味  
升變

蘇子美云  
唐文章稱  
韓柳翱文  
辭而理勝  
於柳意旨  
機變昌駭  
故有隨無

和而僕稚駮。五該切卒無所為。但趨音起音道行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篤卒畢竟終究之意。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音隊以至疏索散也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董仲舒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頓。憂說作儻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音顯豈關僕之貴賤耶。又通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

清靈飄云  
行已之道  
爲學之方  
是書約略  
盡之而其  
敘文章源  
流正變處  
尤爲詳確  
張英云言  
文章以六  
種爲淵源  
以諸子爲

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會如不相知。尙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 李翱答王載言書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書所陳述也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

支派設辨  
立論不拘  
一轍可謂  
博而該矣

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狹微也。徹通也。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

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採取也。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

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書也。其

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

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

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深淺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

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

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誠也。謂成能如是未定之辭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

文章必當對。謂對偶。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

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

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揚雄文名。王褒漢蜀人字子淵。顏氏家訓王褒過章。儻約揚如德。敗美新。儻

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人物表。人物志。魏劉邵撰凡三卷。王氏中說。



中說書名隋王  
通撰凡十卷

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

曰。憂心悄悄。惴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望音即讒

說殄絕也行。震驚朕師。衆也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甸。捋採其劉。瘼此下人。苑茂貌。甸。也。言人息其下。維均得蔭也。劉

爆燁而希也。瘼病也。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至也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

與于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

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音冠。見柳宗元辨鶡冠子。田穰音苴。即司馬穰苴。姓田氏。官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春秋齊、孫武、屈原、宋玉、

荆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

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

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同郭音廓。去毛皮也。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忱音黜。恐也他人之我先。韓

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

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通適。見前答音由。賓戲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蹇音然。見前吳賦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

連東一筆

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證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字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顏淵。又曰。師張子張名與商。子夏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平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翺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翺頓首。

清高宗云  
此修遺書  
責諫官高  
若訥若訥  
以書聞途  
落館職貴  
授夷陵令  
尹涿同時  
貶逐有書  
問修而修  
答之也較  
韓愈潮州  
謝與蕭宗  
元與蕭晚  
等書可為  
不覺前賢  
長後生矣

#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宋仁宗景祐三年知開封府范仲淹以言事奪職尹涿上疏諫斥宗師魯酒稅屬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者訥若訥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按尹

涿字  
師魯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不欲直斥其人故謙言致其書記也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

頭奴也出城。而遠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又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

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

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王拱辰字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縣名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以大暑。又

無馬。乃作此行。沿汴水名在江南北過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助詞共一百一十程。道路也一程猶俗言一站纔

至荆南。宋陵府也今湖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鄂州名

今湖北鍾祥縣治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今湖北襄陽縣計今在郢久

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

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過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

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師。又有梨栗橘柚。常綠灌木產於閩廣福建漳州之文且廣西容縣之沙口柚尤爲著名大筍茶筍。音

茶葉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轉運使官名作廷趨。即庭參屬吏見長官之謂也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

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也。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

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

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

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

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互相效法也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

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

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謂樸質與斧鐵職人之具也鼎鑊。皆是烹斬人

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

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

以爲奇事而詫。恥亞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

字字諸綜  
入古機茂  
有生鮮之  
致有  
姚惜抱云  
王世清揮

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間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  
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余靖與余在楚州今江蘇淮安府舊談禍福事甚詳。安  
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  
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  
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  
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  
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飲酒。到縣後  
勤官。以懲洛中時。按修曾兩京推官。從尹洙學。古文西京。即洛陽文意指此。懶漫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  
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 曾鞏謝杜相公書

杜相公名衍。按曾鞏父易。占為玉山。令以事除名。徙英州。遇赦。自便將入京。行至自都。而卒時。杜衍以故相居京。自來逆旅為辦。事。故鞏作書謝之。

伏念昔者。方鞏音拱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疾急也河大淮。隸音岱土壘音以

墨錄云曾  
 密公諱易  
 占字不疑  
 山信州有  
 客楊南過  
 公厚其仲  
 行都將撫  
 仙芝所撫  
 以客所除  
 公不辨除  
 名徒英州  
 以教自便  
 將朝行次  
 於都而卒  
 南都而卒  
 適公于南  
 豐公先生  
 京師而在  
 相公以故  
 相居自故  
 來逆旅為  
 辦後事肅  
 按如書肅  
 云方先人  
 之病一先  
 於左右是  
 密公卒時  
 子固亦小  
 五子亦小  
 也

也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單獨無所依也路隅。無攀緣依緣之

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

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閱閱哀憐之意勤勤。營救

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

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

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

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發同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

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

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

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裁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

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

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國傳終不  
也此

日而不殺。則跳踉。

音良是 亂動貌

大叫以發其怒。蝮蝎

音

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

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

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

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

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

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

實也。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

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

漢韓信封楚王 布初封九江王

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

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

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

繕完城池。西川

今四川 西部

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

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



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閒。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

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鉏耰舂音本盛築。列於兩河之濫。如真切河邊地也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

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音消聒音側目相去聲。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

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

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

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

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

濠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謂樞密院官署名宋制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二柄號爲二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

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名青宋汾州河人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

才也。古有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

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

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唐肅宗時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將至

之日。張用濟用濟為馬使屯河陽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不果行光弼斬之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

長者。三軍之士。悚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歐陽內翰名修。內翰。時以稱翰林。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范仲淹在相府。富公富弼為樞密副使。樞密使之職。掌全武事。執事

前半幅以合必離離為圭四番

敘述不覺其繁使筆如珠走盤氣充詞沛學養深醇沛然四馳

十年句前後鈎籍凡三見

六人中祇有四人四人中不得見作十數曲新偏到歐

與余公余端蔡公蔡襄為諫官。尹公尹洙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

粟極言其才之微細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

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出為陝西

河東宣撫使事在慶曆四年富公北。出為河北宣撫使事在慶曆四年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

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

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

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

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

謂追捕僂智高子大理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登仕也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

自賀。以為道既已同粗且粗通不精也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

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

音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

又製前集  
復說

此段方入  
正面以文  
章為經緯  
以知字為  
眼目

此三者皆  
斷然自為  
一家之文  
也總斷一  
筆

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sub>四</sub>。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sub>變</sub>。援<sub>也</sub>。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sub>久病</sub>。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sub>變</sub>。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sub>詞</sub>。而意盡。不為<sub>讷</sub>。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sub>愈</sub>。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sub>龍</sub>。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sub>深奧</sub>之光。蒼然<sub>物老</sub>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諂者。以其人

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一段承上渡下

跳無一滯筆

方字溪云稱歐陽公之文又自敘其文不以此二義過此二義却從離合死生上說甚委婉入情又云二義却重在彼自己之文前幅幾個字中頗濶個又字未幅幾個然猶字皆見以虛字爲緩往

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蠱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

復抑揚以成專法

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 蘇軾答李廌書

試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

與彷彿同。見不真切而疑。

似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

禮雜記三年之喪如斬。明之。如刻斬然言痛之至也。

在疚。

謂告喪

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

下終不棄絕。遞

謂驛遞

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

人。得非用黃魯直名庭堅

秦太虛名觀

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

嗜昌歎

音蠶。上聲。昌蒲。蘊也。即昌本。鄆康成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蘊。春秋時楚文子嗜昌歎。

羊棗

爾雅注俗呼羊矢。棗孟十曾名嗜羊棗。

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

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

應考也

而已。既

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

天子策問之書也

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

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饒

音饒。語不休也。

至今。坐

李光也曰  
人以爲牢  
強玩世之  
語實則自  
寫平生實  
錄也文尤  
離奇可誦

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漢高祖罵婁敬語見漢書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

矣。妄論利害。擣音產平聲雜也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節侯之蟲也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

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

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

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木上隆起處曰癭石有暈。周

之彩色也。如犀有通。犀角有白理如線者曰通天犀也以取妍媚也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

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

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

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韓太尉韓琦也餘見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樂城年少才駭不可一世文起伏縱橫極寫才氣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

公行天下。回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今直隸趙今直隸問豪俊交遊。見太史公前自序故其文疏蕩。

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

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

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百家之書也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

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恣觀終南。山名橫互陝西省南面嵩山名即中嶽在河南封登縣華山名即西嶽在陝西郿縣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

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畜養禽獸處也囿古稱畜養禽獸處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歐陽修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

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髮。四

夷之所憚以不敢發。發難也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皆周宣王臣方叔征荆蠻台虎平淮夷而轍也未之見焉。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



方望溪云  
傷今之士  
大夫不盡  
知又恐史  
官不能記  
載二意一  
儒主意尤  
重史官

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候選也。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

按安石父名益。天聖中以殿丞知韶州。

韶州今廣東曲江縣。

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

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理也。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誠懇也。以

而執筆者  
雜出一  
時之貴人  
兩句又造  
一轉一意  
翻為兩層

善既不盡  
傳而傳者  
又不可盡  
信如此二  
語鎖住

以迴應作  
結

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同。尚或以思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譏也。在後而不羞。苟以麗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際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寬免也。裹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閒。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雅素也言非宿素之交也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幽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司馬諫議名光字君實

今君實所  
 以見駁者  
 四句其綱  
 下時分四  
 屬氣悍至  
 而勁悍之  
 於怨誹之  
 多則固前  
 知其如此  
 也一而疏  
 若之致文  
 緩此氣衆  
 至徐則衆  
 舒徐則衆  
 何爲而不  
 洵爲照前  
 怨誹之多  
 今日當一  
 切不事大  
 對不恤國  
 夫如君實  
 事如君實  
 貴我句虛  
 位久句虛  
 整一筆意  
 到正意愈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司馬光字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語雜聲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謂相違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謂所標之名目與實也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同人謂倭不爲拒諫。至於怨誹。非議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胥相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盤庚殷王名。于相。于盤。于遷。于都。于義。于殷。殷人相與怨之。見書。程。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六目錄

哀祭之屬

|             |    |
|-------------|----|
| 書金滕册祝之辭     | 一  |
| 詩黃鳥         | 一  |
| 春秋衛太子蒯聩禱神之辭 | 二  |
| 宋玉招魂        | 二  |
| 景差大招        | 七  |
| 賈誼弔屈原賦      | 一〇 |
|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 一一 |
|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 一三 |
|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 一三 |

|                  |    |
|------------------|----|
| 匡衡告謝毀廟文·····     | 一五 |
| 張衡大司農鮑無誅·····    | 一六 |
|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 一七 |
| 漢昭烈帝成都卽位告天文····· | 一八 |
| 曹植王仲宣誄·····      | 一九 |
|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    | 二二 |
| 潘岳楊荊州誄·····      | 二四 |
| 潘岳楊仲武誄·····      | 二六 |
| 潘岳夏侯常侍誄·····     | 二八 |
| 潘岳馬汧督誄·····      | 三〇 |
| 潘岳哀永逝文·····      | 三四 |
| 潘岳金鹿哀辭·····      | 三六 |

|             |    |
|-------------|----|
| 陸機弔魏武帝文     | 三六 |
| 陶潛自祭文       | 四〇 |
|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    | 四一 |
| 顏延之陶徵士誄     | 四二 |
| 顏延之陽給事誄     | 四五 |
| 顏延之祭屈原文     | 四八 |
| 謝惠連祭古冢文     | 四八 |
|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 五〇 |
|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 五一 |
|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 五二 |
| 陸贄擬告謝代宗廟文   | 五三 |
| 韓愈祭田橫墓文     | 五三 |

|                             |    |
|-----------------------------|----|
| 韓愈祭張員外文                     | 五四 |
| 韓愈祭柳子厚文                     | 五六 |
|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 五七 |
| 韓愈歐陽生哀辭                     | 五七 |
| 韓愈祭十二郎文                     | 五九 |
| 韓愈祭鄭夫人文                     | 六二 |
| 韓愈弔武侍御所 <small>書</small> 佛文 | 六三 |
| 韓愈祭穆員外文                     | 六四 |
| 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                   | 六五 |
| 韓愈祭馬僕射文                     | 六七 |
| 韓愈祭張給事文                     | 六八 |
| 韓愈祭女學女文                     | 六九 |



|                  |    |
|------------------|----|
| 韓愈祭辭助教文·····     | 七〇 |
| 韓愈祭虞部張員外文·····   | 七〇 |
| 李翱祭韓侍郎文·····     | 七一 |
|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 七二 |
|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 七三 |
|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 七四 |
|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 七五 |
| 歐陽修祭梅聖俞文·····    | 七五 |
|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 七六 |
| 蘇軾祭柳子玉文·····     | 七七 |
|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 七八 |
| 王安石祭范潁州文·····    | 七九 |

|            |    |
|------------|----|
|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 八一 |
|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 八二 |
| 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  | 八三 |
| 王安石祭高師雄主簿文 | 八三 |
| 王安石祭曾博士易占文 | 八四 |
| 王安石祭李省副文   | 八四 |
| 王安石祭周幾道文   | 八五 |
| 王安石祭東向原道文  | 八五 |
| 王安石祭張安國檢正文 | 八六 |

蔡沈集傳於天之下  
疑說謂文  
舊取武王  
責非是詳  
者文予仁  
下考予事  
若文等語  
鬼神祖父  
人皆祖言  
至鬼乃命  
帝庭無隊  
天命降寶  
命武王如  
此王之可  
墜之不寶  
命文意可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六

## 哀祭之屬

合肥李鴻章校  
湘鄉曾國藩纂  
桐城後學葉玉麟評

### 善金滕冊祝之辭

金滕書篇名冊祝史為冊書祝辭也武王既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周公乃為三冊植璧秉珪告于太王季文王史為冊祝曰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厲危虐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

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

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敷布也言布其德教以佐助四方之民也用能定爾子孫於下

地。四方之民。罔不祗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

依歸。今我也命於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爾不許我。我乃屏

璧與珪。言不得有神也蓋武王專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其神不可得也

### 詩黃鳥

秦穆公卒以于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側世痛傷  
音韻蒼莽

劉彥和云  
春秋已下  
續祀諂祭  
蒯賁臨戰  
獲佑於筋  
骨之請雖  
造次顛沛  
必於祝矣

交交小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子車氏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傑出之稱臨其穴。曠惴惴貌

其慄。謂所懼而體戰動也彼蒼者天。殲也。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交交黃鳥。止於桑。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當也。言一人可當百夫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木名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當臨也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春秋衛太子蒯賁禱神之辭蒯賁春秋衛靈公太子以得罪于靈公夫人南子出奔晉靈公卒晉趙鞅將納之遇鄭師于戚將戰衛太子禱曰

曾孫蒯賁。敢昭告皇祖皇大也文王。周文王烈祖烈顯也康叔。周成王同母少弟文祖繼業守文襄公。蒯賁之孫

鄭勝勝白公名亂從。從于亂也晉午。午晉定公名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賁不敢自佚。同備持矛焉。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成也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謂己之身命不敢私請苟以求生佩

玉不敢愛

宋玉招魂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宋玉憐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吳至父云 幼讀幽清 懷靜朕指 吳云有人 在下指懷 王時未死 故云魂魄 離散因驚 恐也 吳云從蹤 同字巫陽 言已爲上 帝掌夢難 蹤迹此魂 也 梅伯言以 夢從用爲 韻非也古 音夢不與 從用通 吳云謝衰 落也言若 遠捕則已 驚之魂更 以驚而衰 落也不能

朕此宋玉作爲屈原之詞幼清不求以廉絜兮。身服義而未沫。音昧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不治

曰蕪多草曰穢上無所考校也。此盛德兮。長離猶遭殃而愁苦。帝天告巫陽女曰巫陽曰。有人謂屈在下。我欲

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著曰筮書曰予之。巫陽對曰。掌夢言招魂者本掌夢上帝其命難征。言天帝難從

使巫湯招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筮問求魂魄并在然後與之乃

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恆常也何爲兮四方些。首婆去聲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

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索求也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十日代出。言東

在其上以次更行。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彼十日之處習魂往必釋解也言必歸來歸來。不可以

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題額也刻雕其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醢

蝮蛇。秦秦積聚封狐大狐也。千里些。雄虺亦蛇九首。往來儻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

來。不可以久淫淹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沙流而行也千里些。旋轉入雷淵。淵室也言欲涉流沙則

行靡音糜也。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曠大也些。赤蟻若象。玄蠶同若壺些。五穀不生。

叢菅音叢茅屬。是食些。其土爛人。言西方之土溫求水無所得些。彷徨音羊徘徊也無所倚。廣大無所極

復用必死也。吳三幸而得脫殆懷王走趙復為秦得之後所為歎

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也。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層冰峨峨。高飛雪千里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也。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

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豺狼從目。往來侏侏。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

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

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些。土伯九約。其角鬢疑。些。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風有角鬢鬻鬻害人也。敦厥

血拇。敦厚也。厥背也。逐人。逐音走。些。參通目虎首。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

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也。些。工祝招君。背行背倍也。倍道而先些。工巧也。男巫

言先擇工巧之巫使招呼。秦箒。音鈎。齊縷。線也。鄭綿。纏絡也。些。人織其箒落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紳之堅而

且好。招具。招魂之具也。該亦備。永嘯呼。嘯呼以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

設君室。像法也。言法像。靜閒安些。高堂邃宇。邃深也。些。層臺累榭。臨高山

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網戶綺文縷也。朱丹也。些。多有突。一叫切。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徑過也。流潺

湲。音爰。光風。謂兩止日轉也。蕙。音汎。猶汎也。崇。充也。蘭些。經堂入奧。西南隅。朱塵筵。朱丹也。塵承也。些。砥

室翠翹。結讀與同。曲瓊些。砥礪石也。翠鳥名。羽翹。翡翠鳥名。雄曰翠，雌曰翠。珠被。爛齊光。齊同也。言其文爛然。而同光明也。些。蕩弱阿。

拂壁。蕩弱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言以蕩弱替壁之曲也。羅幃音儻。禪張施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纂組縷類也。言幃帳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飾。室中

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謂美人備些。二八二列侍宿。射音亦遞代些。九侯九國淑女。多迅

衆些。盛鬢音翦不同制。法實滿宮些。言充實于後宮也。容態好比。親順彌代。彌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也。些。弱顏固植。

也。審辭其有意些。媵好也容修也。態長也。絙同互洞房些。蛾眉曼長而輕。隙音祿日騰光些。靡也顏膩滑理也。

遺視竊視也。隳音綿脈也。言心中脈脈時時竊視也。詳審諦志不可動也。些。離別也。榭修幕。侍君之閒音閒些。翡翠翠幃。飾高堂些。紅壁

沙版。沙丹玄玉之梁些。紅係赤色。沙謂丹沙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墨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板。承以黑玉之梁。施以五采分別之也。仰觀刻桷。桷。椽也。畫龍蛇些。

坐堂伏檻。堂可坐而檻可憑伏也。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菱音菱荷些。紫莖屏風。水葵也。即若菜也。文緣波些。文異豹飾。

以虎豹之文為飾也。侍陂陁。音駝。長陸也。按二句意謂手從之臣衣虎豹之衣。豈采之飾從君遊于陁陁之中也。軒轅音涼皆

既低。步騎羅些。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蘭薄戶樹。瓊木籬些。薄附也。言蘭附于門。戶玉木為其籬落也。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

家遂宗。衆也。食多方些。稻粢穠音麥。而擇取其熟者也。掣音勑黃梁些。大苦苦也。鹹酸。辛甘行些。肥

牛之臄。筋頭音臄。而若也。芳些。和酸若苦。若及陳吳羹。吳人工作羹也。些。臠音煎炮羔。羊子也。言取

藟蔗之汁以些。鵠酸臍子充。臍酸以炸藟蔗之為煎鴻鵠些。露雞臙雷蟻。音攜露雞露臙雞也。有菜厲烈而為漿飲也。

不爽敗些。粗音救音汝。蜜餅音謂之糕。有餒音餒音皇。些。瑤漿復有玉漿以蜜沾之也。蜜勺。挹酒實也。

羽觴些。挫也。精凍也。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

羞未通。女樂羅些。噉音塵。鐘按猶擊也。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皆楚歌名。些。美人既醉。朱顏酡

音駝飲而朱。些。嫉音熙。光眇也。視。目曾波。會重也。些。被文服織。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髻。豔陸離

些。二八齊容。女其儀容齊一也。起鄭舞。鄭國舞也。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衽衣襟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者以手撫案其節而徐

徐行。些。瑟狂也。會。損音田。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歌舞名。些。吳歛音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些。放噉紐也。縷。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歌舞此曲。獨秀先

言秀異而先些。崑音蔽。崑玉也。蔽。象碁。有六箒。音博見與朝。些。分曹竝進。適相迫。適亦迫也。言轉相適迫于索也。

些。成臬。博采名。公為臬。晉謝艾曰。而牟。呼五白。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按勝臬必五白。些。晉制犀比。頻

切制作也。比集也。言晉國工作。費白日些。鏗鐘搖簾。音巨懸。揆。古八。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沈酒日簿棋著比集。犀角以為雕師。

夜些。隔膏明燭。華鏡錯置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撰述可假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人有所極。同

揚荷即揚阿

激楚歌曲

張廉卿云招魂招懷王也。屈子蓋深痛懷王之客死而頃襄安淫樂置君父仇恥不顧其詞至深痛



心賦些。亦頤倒竭盡也。言人各以其所極而同心陳之也。耐飲盡歡。樂先故也。舊事也。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見離也。獻歲

發春兮汨。于筆切。去也。吾南征。棗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也。穿過也。廬江兮左。謂行山其右也。長薄。皆地名。倚沼畦。

也。瀛楚人名澤。中曰瀛。兮遙望博。平也。青驪結連。剛兮齊下乘。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懸火懸燈也。女天也。顏容也。言夜獵懸燈林中其火延及

燒于野澤上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步及驟處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誘導也。謂為前導而驟騁以先誘獵衆也。抑鶩若通兮。引車右

還。抑止也。鶩馳也。若順也。止馳驚者使順通獵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與王趨夢。謂雲夢澤名。兮課後先。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君王親發也。兮憚驚

咒。朱明也。謂日也。承也。夜兮時不可淹。皋也。澤也。蘭被徑兮斯路漸。音尖沒也。湛湛水。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

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謝去也。冬去而春受之也。白日昭只。語已詞。春氣奮發。萬物遽。猶競也。言萬物忽遽競起而生出也。只。冥淩浹行。冥幽暗也。淩凍也。澹周洽

也。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滂滂。音滂

水流只。螭龍竝流。上下悠悠。眇邈無期貌。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冰凍貌。只。魂乎無東。湯谷。日所出處。寂寥只。魂

吳至父云  
冥淩猶幽  
都也





圭侯執信圭伯執猶言陪臣重侯謂子男也聽類神言其聽察精也察篤厚天早死也隱幽蔽也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

始昆正其始以及後人也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貌衆流。德澤章只。先威武也後文。善美明既善美而只。魂

乎歸來。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幽州也。南交趾南夷也。西

薄音博羊腸山名在山西。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尙賢士只。發政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禁苛暴只。舉傑壓陞廷登後

使在高位以誅責而退。譏罷同疲衆所譏謂疲軟不勝任之人也。只。直贏埋直而才。在位。近禹壓壓猶舉也如禹之舉賢也。只。豪傑執政

流澤施只。魂乎歸來。國家爲言如此則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

立九卿只。諸侯位次三公其班既絕乃使九卿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也。既設。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也。張只。執弓挾矢。

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尙三王尙此三王之道也。只。

賈誼弔屈原賦

漢書誼出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共讀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音羅。二水名合流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西流入湘戰國楚屈原自沈于此。造至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梟翱翔。關音

劉彥和曰  
自賈誼浮  
湘發濱而  
屈體同而  
事嚴辭清  
而理哀盡  
首出之作  
也

葺下材不肖之人也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兮。方正倒植立也。世謂伯夷為貪兮。盜跖春秋時柳下惠

弟之為廉。莫邪寶劍名為頓兮。鉛刀為鈇利也。於嗟嘿音嘿不自得之意兮。生謂風原之無故。幹音管棄周鼎兮。

而寶康瓠瓦盆底也。騰駕罷音疲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見劉琨答盧湛書。章甫薦屨兮章父殷冠名薦藉也言以冠藉。

顛倒音賤。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遭也此咎。訊音通浮曰訊猶宣也重宣其意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

堙音因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音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重也九淵九泉之淵言至深也之神龍兮。沕音味

深潛以自珍。彌融爚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以隱處兮。夫豈從蠹音蠹與蛭音蛭質音質。螻音螻所貴

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音班反也般音班紛紛其離此尤

兮。亦夫子之辜也。臆音臆觀音觀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鄙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音覽慮音慮古德

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搖動也增加也言加翮也逝音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音汙兮。豈

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音鱣兮。固將制於蟻螻音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武帝李夫人卒帝思念不已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

謂旨幽遠  
况若有亡  
覆之覺深  
憂掩抑使  
人招恨失  
志

美連娟嫵弱也以修嫻音互美也兮命櫟音剿也絕而不長飾新宮禱神之處以延貯待也兮泯民然滅絕也不歸乎故

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也

長也陽秋氣憺音慘痛也以淒淚悲涼之意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憂思貌詩竿煢余在疚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

畺疆本字界也託沈陰言在地下也以擴同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猶未半也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猶徘徊也

楚辭聊逍羊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以木羊窈也相羊翱翔也函菱音菱菱荷葉未落時也以俟風兮芳雜襲重積也以彌章的容與以猗

靡兮縹飄姚猶飄飄風動物貌虛愈莊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奮端嚴也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蛾揚追述平生歡宴

之時也蛾揚揚其蛾眉既激感而心逐心中追慕也兮包紅顏言在墳墓之不可見也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言絕接狎之權而奔離別也

宵夜也寤夢之芒芒無知之貌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徘徊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切呼廣忽而辭去超兮西征以日為喻故曰西征屑兮屑然疾也不見寢淫傲古悅字寂兮無

音思若流波悼也兮今在心亂曰見離騷佳俠猶佳麗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關音關茸衆賤之稱也將安程不足與夫

人為程品也兮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弟夫人之弟兄子謂昌邑王增欷音烏集覆面而下也洿呼內切言涕洟洿悵惆悵也兮悲愁於

邑小兒泣不止為喧不可止兮嚮音響不虛應響必有應而今涕泣徒自己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應亦云已兮雌同妍太息歎稚子

吳至父云此文神理邈絕全在末五句漢書誤脫之

兮。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憔悴冥猶媿妍也按劉慄哀愴之意不言倚所恃平日之恩知兮。仁者不誓。誓約親兮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平生之庭也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相如善從武帝至長陽獵還過宜春宮因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按宜春本秦離宮胡亥于此為樂所試故感其處而哀之也

登陂陁

同范音陁平也

之長阪

與坂同音也兮。岔

蒲樹切也入會

重也宮之嵯峨

臨曲江之隈

祁曲岸頭也州兮。望南

山之參差

巖巖深

山之密

音籠字密

深通兮。通谷豁乎

鈴

同鈴呼銜

虛加切谷汨

于筆截

音域噲

通板

切窮然輕舉意也習以永逝兮

注平泉之廣衍

觀衆樹之翁

音翁菱

音愛兮。覽竹林之榛榛

盛貌東馳土

山兮

音憩衣石瀨

石面淺水曰瀨弭節容與

遊戲兮。歷弔二世

持身不謹兮

亡國失教

信讒不

寤兮

宗廟滅絕

嗚呼哀哉

操行之不得兮

墳墓蕪穢而不修兮

魂亡歸而不食

負邈絕而不

齊兮

彌久遠而愈休

通精罔闕而飛揚兮

拾九天

中天而永逝

嗚呼哀哉

###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宜毀又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帝是其議尋罷郡國立

孝武廟又從韋玄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縣園歲餘匡衡為丞相帝寢疾夢祖宗證罷郡回廟帝少弟楚孝王亦夢為帝問衡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廟曰

書生拘執經義既議不可復廟矣胡為因上疾久不平而生惶恚邪

不近人情雖據禮經何益所謂食古不化者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養也休美美也烈業業也。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嚴也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謂不敢失禮也今皇上有疾不豫。悅也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公羊傳註生稱父死稱老人廟稱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各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同墜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讀祐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毀廟雖據經義然既兩見夢徵豈得謂為無鬼神而必膠柱如此

### 匡衡告謝毀廟文

新既為文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曰

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謂同族之五服衰齊衰大功小功

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

皆祭名禮制春日酌夏禘禘曰嘗冬曰烝

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

躬接於天萬世不墮

火規切

繼烈

繼謂始詞者烈業也

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

謂以毀廟之主陳于太祖之廟也

間歲而禘

大祭也見韓愈禘禘禘

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壽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也

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

讀伸

為後則於子祭於

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為太宗後倫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乃不復顧其私祖母也

尊祖嚴父之義也寢

陵寢也史記三代以前未有墓祭至秦始皇出寢

起于墓則漢因秦制上陵皆有園寢

日四上舍園

園開切

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

德茂盛受命溥將

溥廣也將大也

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

本本宗支支子

陳錫無疆

詩大雅陳錫載周陳數也言子孫承

受敷錫初始之福永久無窮竟也

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

言不敢不從

即以今日遷

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

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讀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于體不合也如不合

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

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內朝也。漢書注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六百石為外朝。

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遠統背制。不可以

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六經也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

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

有所歸息。

### 張衡大司農鮑德誅

昔君烈祖。平顯奕世。敬叔生牙。牙鮑叔牙春秋齊大夫以邑為氏。敬叔鮑叔牙父周敬也。氏。姜齊姜氏管仲管仲交賴。至於中葉。種德以

邁。通勸書皋陶邁種德邁者勇往力行之意。言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也。種德伊何。去虛適參。虛參二星名。按漢書齊地為虛危之分野。魏地為鶡鶩參之分野。鮑德曾祖宣。沙海高城人。哀帝時為

司隸校尉。以權辱丞相孔光得罪。徙之上黨。遂家于長子文意。指此建旄屯留。縣名。今山西屯留縣。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未冠者之稱。謂總髮其髮而結束之也。詩總角卯兮

平實不見  
精警

別擧一格  
雖小幅亦  
不凡近

有聲。遺蒙萬穀。善也。寵祿斯丁。當也。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壯也。學徒童蒙。

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卽雅。濟濟京河。京東京河河南郡即洛陽也。實爲西魯。西方之魯國也。昔我南都。後漢以南陽郡爲南都今河南南陽縣按

鮑德爲陽太守吏尸愛悅號爲神父。惟帝舊鄉。光武帝南陽蔡陽人。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

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禮記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按矍相圃在今山東曲阜縣城內。饗老虞庠。禮記閭人養庶老于虞庠按後漢書德爲南陽

太守尊愛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悅。羌戎種族名。髡削髮曰髡。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未詳。蠢蠢戎虜。是

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音餐去聲足也滿也。帝心。將處台輔。後漢書德爲南陽太守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命有不永。時不

我與。天實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左傳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如何無思。

###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後漢獻帝初平元年關東諸侯起兵討董卓早却帝遷都于長安邕此文即是時所作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於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火規切。壞。世祖復帝祚。還都洛陽。以服中土。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函谷關以東古稱關東今河南山東等地是。吏

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

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詩小雅篇名。厲王既流于流宮。室圯。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涉之。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

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乙巳。至於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

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禮曲禮。牛曰一元大武。疏。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脚大。脚大則迹大。故曰一元大武。柔毛。羊曰柔毛。剛鬣。豕曰剛鬣。

祭。麋。曰商祭。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也。明視。兔曰明視。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蕡香合。黍曰蕡。合。黍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蕡香。合。嘉蔬。稻曰嘉蔬。香其音

梁曰香。其語辭也。鹹。鹹。才可反。鹽曰鹹。味之厚者。豐本。非曰豐本。豐茂也。明粢。稷曰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尙饗。

### 漢昭烈帝成都即位告天文

惟建安後漢獻帝年號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即玄牡。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牡。注。至虛至卑。故謂之玄牡。昭告皇天上

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

兵安忍。左傳。阻兵無衆。安忍無親。注。安忍。安于殘忍也。戮殺主后。滔天泯夏。泯滅也。夏。諸夏。罔顧天顯。天之明道也。操子丕。載承也其凶逆。

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火規切。廢備宜修之。嗣武迹。世祖也。二祖。謂高祖世祖。冀行天罰。備惟否德。

薄德也。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

可以無主。率土式敬。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

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祭地而埋其牲玉也。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安

海。

### 曹植王仲宣誄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粲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

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建安後漢獻帝年號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

詰同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不謂痛。早世天死也。卽冥。誰謂不傷。華繁猶言繁華中零。存亡分

流。天遂順也謂順其生也。同期。朝聞夕沒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旌。何以贈終。哀以送

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史記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絕祀亡。流裔

不作與澀  
借風語平  
正通達中  
自然聲色  
古厚所以  
為難

畢萬。舉公高之苗裔。晉獻公滅魏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

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見高堂隆諫明帝疏。

中曠。謂遭土莽之亂。武帝撥亂爰建時雍。書黎氏於變。時雍雍和也。三台。謂三公。樹位履道。易履道。是鍾寵爵之加。

匪惠惟恭。自君二祖。魏志：榮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為光為龍。詩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傳：龍也。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

尉。王龔順帝時。王暢靈帝時。為司空。百揆惟敘。五典父義母慈兄弟一孝也。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克從。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天

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榮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朔北也。岱泰山也。

庶績咸熙。以上榮之先世。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

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治。何藝不閑。碁局逞巧。魏志：榮觀人圍碁局。榮覆之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

用相比不誤一道。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謂董卓。專制。帝用西遷。見前篇。君乃羈旅。離此阻艱。

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謂之荊州。依劉表也。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以上榮之身世。我公謂魏武帝。奮鉞耀威。南登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勗功。投身帝

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嚮我明德。投戈編鄰。音若。漢縣名。屬南郡。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

國。金龜紫綬。漢傳儀曰列侯黃金龜紐又金印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

酒。魏志太祖葬祭酒和掾後漢軍祭酒與若行止。算無遺策。晝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

闕。載蟬珥貂。蔡邕獨斷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附蟬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騰謫。以上祭見用於魏

嗟彼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戎路。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

懷附。望彼來威。言畏威而久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哀哉。翩翩孤嗣。號痛

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頰。哀風輿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以上

祭從征吳而亡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

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驥之人。孰先隕

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生死。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秦素。列于秦素

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以上子建與秦交誼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轡同輜皆而喪車也

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頤。嗚乎夫子。永

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此數語特  
精澁







肩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憂思也自慙。彼蒼者天。胡甯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以上述哀

潘岳楊荊州誄晉楊肇字秀初榮陽人官至折衝將軍荊州刺史到東武伯卒諡曰戴

維咸甯晉武帝年號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

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尙父呂殷憑太阿。即阿衡也。矯矯楊侯。

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尙書降年有永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

世。命也。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躋。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

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曰。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喬喬亦作喬漢書易雄傳其先出自周伯喬以支庶食采于揚因氏焉揚。氏出楊侯。

在可汾之間周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按楊與揚本同姓子雲好奇自標異耳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易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未分。伊君

祖考。方事之殷。左傳方事之也右棘章而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喬躡淵塗。

雖平實少  
新趣然敷  
暢四言義  
晰詞婉亦  
作者之林  
也

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以上先世崇祖諸官驍騎將軍交暨官領軍將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詩纂戎考葛繼也戎汝也

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詩無競惟烈毛傳無競競也惟時。孝實蒸通蒸。克諧。孝蒸。蒸。又。不。格。茲。蒸。進。也。友亦怡怡。多才

豐。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以上才德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潘岳楊驛碑曰嘉平中除軹令按枳縣故城在今河南濟源縣化行邑里。

惠洽百姓。越登司官。驛碑曰驛遷治書侍御史肅我朝命。惟此大理。漢景帝更名廷尉為大理按楊驛碑驛兼統大理之任國之憲章。君莅

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臬舉。呂侯周穆王時為句寇稱侔于于宅國漢宣帝時張張釋之漢為廷尉朝廷稱張張釋之漢文帝時

廷尉天下無冤民改授農政。驛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於彼野王。縣名今河南沁陽縣倉盈庾詩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國富兵疆。煌煌文后。

鴻漸晉室。君以築資。參戎驛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作弼。用錫土宇。驛初封東武伯後進封東武伯膺茲顯秩。青社白茅。日漢武帝

封齊王策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閭闔。洛陽城門名清我帝宮。苛慝不

作。穆如和風。謂督察也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驅場分流。秉文兼武。時

惟楊侯。既守東筮。音。驛碑曰領東筮相荊州刺史按東筮今山東沂水縣折衝萬里。對揚對答也王休。聞善若驚。疾惡

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以上歷官封爵吳夷凶侈。僞師畏逼。晉武帝泰始八年吳步闡來降驛迎之至西陵為陸抗所敗按師應作帥謂步闡也將乘

讎毀。席卷南極。繼襄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以上伐吳無功貶退

而嗚呼哀哉。子囊左傳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佐楚。遺言城郢。史魚魯水衛大夫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生不能進賢退不肯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

衛君聞之召選伯玉而退彌子瑕見韓詩外傳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綵。誅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仝悼。赴

者同哀。時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國語張老謂禮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

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怛懼。涕淚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

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 潘岳楊仲武誄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肅侯楊暨也戴侯也之孫。東武

楊仲武諫  
敘次簡澹  
備秀采婉  
是安仁本  
色

康侯楊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鄭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

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

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

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猶世也。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

德宮里。里名在洛陽。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

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以上先世

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音逆見詩大雅岐嶷嶷茂之貌。知章知微。鈎深探蹟。音蹟幽深難見也。味道研幾。匪向也。人

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齟齬。音齟毀也。譬如彼危根。當此衝飄。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氏有處幽而不遷于喬木也

弱冠流芳。僂聲清劭。音詔美也。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置。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

文新藝。罔不畢肄。以上幼慧安貧。潘楊之穆。同睦。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

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須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同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

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以上潘楊親誼嗚呼哀哉。寢疾彌留。書病日臻既彌留彌久也言病日甚久留于身而不瘳也

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音嗷音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

茂其華。荆寶見鄒陽獄中挺謂特異也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壁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

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時是也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

哉。披帙散書。屢親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於巾。龜筮

既禮記卜筮不相襲猶因也挺音延墓道也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

徘徊。臨穴永訣。撫楸常也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禮記孔子歌曰泰山其傾乎梁木其壞乎泰山

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 潘岳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漢譙縣在今安徽毫縣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讀如視古佐或官之稱一本無掾字賢良方正。徵為

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為太子僕。官名未就。而世祖武

帝崩。天子以爲敬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晉惠帝年號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見尚書禹治水成功帝賜以玄珪以彰顯之。實曰文命。書文命數十四。史記曰夏名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於漢。邁勳

惟嬰。夏侯嬰。沛。官太僕。汝陰侯。思弘儒業。小大變名。漢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按大侯。明夏侯勝及其徒子建也。顯祖曜德。牧竟及荆。王隱

夏侯或字季樞。歷父守淮岱。王隱晉書。威次子。封淮南太守。治亦有聲。英英美也。晉荀勗傳。京中。英英荀道明。夫子灼灼。明也。新書若日出之灼灼。其

儁。飛辯搗溼。華繁玉振。如彼隋和。隋氏之珠和氏之璧也。彩流潤。如彼錦績。績。畫文也。列素點絢。音絢。以上敘

采成文。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文質則大。心照神會。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

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閔子騫參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倡高。猶

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爲儀。初升。公弓既招。守。且。車。乘。招。找。以。弓。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

蒸。蒸。黎。庶。蒸。衆也。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弘大也。彼樂都。寵子惟玉。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

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上。湛。之。懿。行。歷。官。乃眷北顧。辭祿社。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

於茲。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雋通。雋。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曹植書。曹植。子雲。先朝執

安仁之誄  
孝若情詞  
斐聲中幅  
獨抒精思  
視他作特  
爲雋期

戰之長沙投賈。賈誼也。賈誼用屈原賦。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史記羣臣莫不洒然變色。見容者。變色易容。慨然嘆

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涅。匪緇。莫磨。匪磷。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子。涅而不緇。磷薄石也。黑土在水中也。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用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以上交誼。箴規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辭承華。輶名。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闕。出光厥家。我聞

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論語五十而知天命。中年隕卒。以上將顯

而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

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以上

遺令。輅輅。載。既祖。將。祭。路神也。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愴音過。鬱結也。抑失

聲。迸涕交揮。非不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

爾其傷。念我良執。執。執友也。禮。執友稱。其仁也。註。執友志同者。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

矣安及。嗚呼哀哉。上。述哀。

潘岳馬汧督誄

潘岳馬汧督誄 咸榮緒督。汧曰汧督。敦立功孤。為州司所枉。死于陝西。岳誄。按。汧。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龍縣。



序文亦與  
折曲盡在  
雷人散文  
中尙屬矯  
矯者

瓊爭詳盡  
筆能刻畫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

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晉惠帝元康五年。涼州刺史。馬氏。因以此為首。推以帥齊萬年。為一。張息也。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

薨恥奏有毒。左傳。蜂黃有毒。况國。平。長尾謂之蠟。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齊萬年反。朝廷以周處忠。

烈拜為建威將軍。處與萬年戰。兵敗。州伯謂雍州刺史。解系。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

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墨謂墨綬。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鈔印墨綬。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

發姓更為魁。既以襲。汧音牽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古以長三

丈高一丈。雉。十雉。言小也。之城。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

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音的以鐵鑠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言以鐵鑠。木為機關。既

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礮音上而下也。爨陳樵之麥。柿音訓下木片。枳音呂椹音角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

青烟傍起。櫛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同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同塹。浚深也。塹坑也。寘音至壺鑪。音雷。壺

瓶音武。以偵廉視之。將穿響作。內焚積音曠皮毛者曰積。火薰之。潛氏潛攻之殲焉。久之。安西安西將

也。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書帝曰。疇咨若。疇登。疇瞻。誰也。咨。歎辭。者。順也。時是

也書雖不能順進以顯秩殊以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

兵以槓通楚鞭撻之具之辭連之。大將軍謂梁王形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

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勃

假授。言請解禁勃而假授之以官也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

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

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言潔士之聞已穢其庸也思以求生乎。之聞穢。其

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口不言而心害之則皆妒之徒也。嗟呼。妒之欺善。抑亦賈首之讎也。

言嫉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賈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下魏氏聽甘茂與裡疾賈首之讎也按賈首言積怨至深互欲得其首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淮南子人有嫁其子而致之曰

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耶應之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音音賁音音父音音御魯莊曰。且猶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見禮記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

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

徵引雜陳  
微嫌散漫  
無紀律文  
氣結腦

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收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以上八句總挈綱領

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音風羣狄。豺虎競逐。羣

吏恣睢。音雖恣意怒視也潛跣官寺。齊萬城闕。音職詩闕如虎虓虓也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煽

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治鐵以灌敵也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尸以

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以上詳事危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

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小息畏懼患也

者窮城。氣若無假。魏可帝帝哉行假如游魂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劓羸結切割也以

長壘。錘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蒲侯切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稈空虛。矚同矚下切然勁忿貌

馬生。傲若有餘。矧梁爲礪。柿松爲芻。守不乏械。櫜有鳴駒。以上馬敦守汧方略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

列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

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謀也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以上功勳可語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

諫詞雅錄  
間見警策  
視序文爲  
優

世宥能。左傳猶時十世宥之以勸能者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

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猗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也。惡之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

聞穢膺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於何不至。苟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於何而不至慨慨馬生。

碩音碩。張音張。高致。發憤固圉。沒而猶眠。通視以上因冤獄引決嗚呼哀哉。安平。戰國齊田單出奇。破齊克完。張

孟。春秋時晉智伯圍趙夾晉水以激晉才。簡子使張孟談說韓魏之君使反智伯。滅智氏。見史記。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張孟單。田單如何客

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棠。狄隸可殞。通班周禮有蠻隸再隸鄭玄曰伐蠻夷所獲也。坊見也。况曰家僕。剔子雙龜。龜印也

以龜為紐故亦曰龜敦為誓守為關中侯故雙龜也。貫以三木。見報任安書。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

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

庶慰冤魂。嗚呼哀哉。以上哀祭

###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緒。麻緒也。俄龍輜音而兮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悼音

安仁感逝  
漢音婉鬱  
沈憂百折  
顧之使人  
懷愉悲懼  
無從也  
邇腸傷脆  
嗚咽萬端  
所謂情生  
於文邪

惶懼也。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音虧少也

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前宋遠跋子望之。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

祖將行祭之晨。揚明燎兮煖靈輶。音椿載輅車也。徹房帷兮席庭筵。舉爵音類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歎。

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條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

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鬢兮初邁。遠行也。馬回首兮旋旆。風泠泠風之和也

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浮沫也謂凝於水面者兮失瀾。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

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木末。平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廣平曰原地之低下曰隰

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

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選也窮泉兮朽壤。中慕

叫兮擗音擗。讀音風上聲。擗拊心也。擗拊心。貌謂拊心。時其手。然也。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榭兮訣幽房。棺冥冥兮挺音廷。墓道也。

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非乎何遑。趣疾也。遽也。

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車曰已矣。此蓋

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盆而歌。惠子曰：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樂。然察其死而

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假然。寢一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自下為不通乎命。故止。

### 潘岳金鹿哀辭

金鹿潘岳女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

鬢音軫。髮詩。鬢髮如雲。軫軫傳黑髮也。

凝膚。詩。膚如凝脂。

蛾眉嶠傾。

詩。嶠如蠶蠶。

柔情和泰。

朗心總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瀛木。枯蓼獨

存。捐子中野。

謂曠野之中也。易葬於中野。不封不樹。

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

晉惠帝年號

八年。機始以臺郎

尚書郎也

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玄曰。宿草陳根也。

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

粗製銜哀  
亦復愴惻

不感憤之  
激發世  
變詞采  
高筆情  
流

賈履分香  
吾之刺刺  
吳雄末路  
如此

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

分同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山崩起於朽壤。左傳有壞而崩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

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難戰日暮援戈而麾

之日為之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

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士。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

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謂左氏傳之異闕。景同黔黎庶民也古稱黎民亦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

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豕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

過失。不常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姬女謂其夫人季豹謂魏王約夫人所生也四子謂文

帝乃任成王彭陸王植楚士彪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穉者無餘。而得乎亡

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成然而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幾近密與。又

曰。吾媿好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音備乾飯之屬。月朝十五。

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

即高陵也今河南臨漳縣西

此段特著  
標刺意含  
綿邈

首言盛時

舍中謂衆妾無所爲。學作履組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今衣裳別爲一藏是亡也有求既而竟分焉存者有違也。求爲名而廉違爲貪而害。故曰兩傷。悲天。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逐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遠。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也。以喻魏武也。運神道以載德。載猶行也。

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也擊。舉勛敵其如遺。指八極言八方極遠之地也。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理也。

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琴謂徽。掃雲物喻羣凶。以貞觀。易天地之道以

真觀也。貞正也。觀示也。粟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九州也。固舉世之所

推。以上魏武經營八極。極字籠萬有之概。彼人事之大造。這成也。夫何往而不臻。將獲箕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吾往也。箕盛子器也。於浚谷。也。

擠也。也。爲山乎。天苟理窮。而性益。豈長算之所研。喻思慮也。怵臨川之有悲。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固梁木見楊

仲武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安漢皇帝年號三十八。二十四年也。實大命。天命也。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



此年。惟降神謂生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漢書

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謂蜀魏志建安二十四年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以鞠告旅。沂秦川王

麟曰渭川自大散謂北達于岐唯而舉旗。踰鎬京秦武王都在今陝西長安縣西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

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旆。登崑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而竭來。去來也。言次洛

汭水曲流而大漸。病大指六軍曰念哉。以上敘武帝歸自關中死於洛陽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

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隄音支。福亦踐危而必安。

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頽

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首山。執姬女以頻瘁。指季豹而濯。音崔上聲氣衝襟以嗚咽。涕

垂睫而汎瀾。違率土以靖寐。古詩潛寐戢聚彌天喻志氣乎一棺。以上託姬咨宏度之峻邈。壯大

業之允昌。居思終而卹如。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甚悔。甚敬也。言為履組及分香命藏衣裘是引

命貞雖在我而不滅。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厝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

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

情辭嗚咽  
彌天一際  
百感淒惻

空化既盡  
冥漠無知  
掩涕薦薦  
使人抑塞

增飾此篇  
超越塵壘  
以視其自  
挽之歌別  
饒高韻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音其必藏。徵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纒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禮記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違簡薄所以遺累信簡而而薄葬。彼裘絨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上

言作伎唯脯分香實履別藏表綬之非

### 陶潛自祭文

歲惟丁卯。

宋文帝元嘉四年

律中無射。

音亦禮記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無射

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

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進也羞以嘉蔬。厲以清酌。候顏

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

瓢屢罄。

音音

冬陳含歡谷汲。

漢書山行歌負薪翳翳

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

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

牘簡也

和以七絃。

琴也

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

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音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音豈吾淄。九夏侯常侍說掉兀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遁。高隱也從之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省音省音冥。我行蕭蕭。寂寞之意墓門奢恥。宋臣禮記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儉笑王孫。揚王孫。漢武帝時人。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氣葬。以反吾土。廓也。分是其隙也。外不知速朽之愈也。儉笑王孫。真死則爲布衾。尸入地七尺。既下足引脫其衾。身親土廓也。分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音窆葬。永甯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辭歌鑠美也。吾弟有操有槩。箭槩也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執持也。介際也。謂則乎其中也。後已先人。臨財思真。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樂勝之境。而好是文藝。

情深文明  
樓擊風動  
人肺肝而  
詞旨雅飭  
不假雕繪  
而意溫體  
繁

遙遙帝鄉。猶仙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詩篇石考成也。槃樂也。此美于者隱居之詩。成其樂。樂隱居之室也。山陰淙淙懸溜。暖暖

荒林。晨探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論于知者樂仁不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論詩三十

而奄忍也。與世辭。長歸蒿里。古挽歌言死入魂魄歸乎蒿里也。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

相及齟齬。竝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音纏麻也。夏渴瓢箪。

相將以之。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在朝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

來。爾知我意。嘗願攜手。資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並舟也舟同濟。三宿水濱。

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

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小兒啼聲也。遺稚。未能正

言。哀哀也。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遠。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誓龜

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陶徵士誄

許備云延  
之爲味極  
其思致詠  
文骨勁色  
蒼不特爲  
淵明寫照  
而其品概  
亦因之備  
遠矣  
又云引古  
立案恰得  
淵明身分  
而句法亦  
宕逸可觀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

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爲貴也。藉資藉也。據時外傳。珠出于江海。玉出于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

賤也。薄。時隱士。高伯成。下高。魏時侯。賤也。若乃巢巢父。魏時侯。高伯成。下高。魏時侯。之抗行。夷夷。伯皓。初隱者。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

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

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

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

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韓詩小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君之與父。孰事過曰。殆不如父。王怒曰。則曷爲。

去親而事君。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者。小親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後漢書。毛義家貧。以孝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

坐定而檄檄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心心心及義。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母死去官。舉良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道不偶物。不與世俗相合也。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

魚菽之祭。織絢音助履。頭飾也。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

謂國爵屏貴。下至貴國爵屏。爲至富國財屏焉。家人忘貧。莊子。文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

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諡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徵士。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也。特立。豈伊時遘。苟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

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季布為人任俠。當時有得黃金百斤不如布一諾之語。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

峻。博而不繁。恢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爲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讖以尙同

詭違於時以讖之。好異有一於此必被讖論非爲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后不異也。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虛禮虛已州壤

推風。推挹其也。孝惟義養。後漢書論曰。言以義養則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孟子伯夷隘。柳下惠不

也。安。意謂小爲。爵同下士。厥等上農。禮記諸侯之上。視上農。夫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棄

官。稚賓。漢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

心。即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汲流舊巖。山峯也。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

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莽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纒幹音流。

鷓鴣賦。時流而遷。或推而還。夫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智謂老。謂天蓋高。胡鴛古忽

期義。履信曷憑。思順何窶。易履信思乎。順實也。年在中身。疾病也。詩疾如疾首。維活音苦。瘡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

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倭向也。字素。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陳遵口占作書占。詳口隱度其

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贖。省訃却賻。音附以財助喪也。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音斂葬下棺也。嗚呼哀

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里中門也。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字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

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迂遠也。風先驟。身才非實。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聲有歇。徽音永遠也。誰箴余

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弊。黔婁春秋時高士。諡康。既沒。展街。柳下惠。魯之賢人。諡惠。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

世。旌此靖節。加彼康見上。嗚呼哀哉。

### 顏延之陽給事誄

馬給。名瓊。南朝宋人。為滑州司馬。永和間。鬼主蘇親督兵攻滑臺。身郡太守王景度先出奔瓊。獨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被殺。

惟永初南朝宋武帝年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瓊少

雅練清婉  
筆不苦澀

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地名今河南滑縣治

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獯虜謂北魏。獯。獯古北狄名。即秦漢之匈奴。間爨。劓司兗。二州名。初曰州。治虎牢。今河南汜水。哀州治滑臺。見上。幽

并皆古州名。今奉天直隸山西等省皆是。騎弩屯逼鞏。今河南鞏縣。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滑。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勅。士奔凌。喪軍爭免。

而瓚誓命沈城。佻音恬。獨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

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南朝宋營。王符年號。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陽

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收恤遺孤。

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南朝宋文帝年號。廓開祚。聖神紀物。光昭

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

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表也。處父毅梁傳。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多中軍將趙日佐。一。易。父。不可古。晉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者佐仁者。今眉賢夜姑。仁其不可。龔公曰。諾。夜姑使

人受之夜左傳作射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翅子行間。左傳。昔越生子將待事。而曰。陽州。得焉。夕之曰。陽州。按。古越。卽。苗夷。管。大夫。題名也。忠壯之烈。



流利之句  
似高出安  
仁士衡之

史記項羽  
本紀軍無  
見糧士卒  
食半菽作  
芋菽者非

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左傳劉子單于謂弔至曰彘千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孤續既降。晉

族弗昌。左傳賈季使續朝居殺陽處父賈季即狐夜姑按二句言狐續二氏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也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力猛沈毅。温敏肅良。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而驂衡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關函谷關陝

陝縣今河南。堙音因塞也。阻。灑水洛蒿萊。朔北馬東驚。胡風南埃。路無歸轡。音衛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

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憬音刑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士是鄭伐滑

周襄王使伯棼請滑鄭人不聽襄王請而囚伯棼王怒與羣伐鄭不克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斗謂刁柝夜擊。和門周

註軍門曰和畫扇。料敵厭難。厭也。鑿也。鑿難使今謂之壘門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邊同遠矣。獯虜乘

障。小城也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聲。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

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公羊傳吾聞圍者拊馬而秣之註拊以木銜口也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

邊疆。身終鋒楛。天末曰楛嗚呼哀哉。賁父見馬汧督誅隕節。魯人是志。汧督見前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

思存寵異。於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顏延之祭屈原文

宋書少帝即位出延之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邵邵作祭屈原文以教其意

禮潔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史記本傳乃作儻沙之淵遂自投汨羅以死

得捐珮之浦。楚辭捐余珮兮澹澹兮弭節羅潭。熾舟汨汨。音渚見賈誼風原賦乃遣戶曹掾讀者某。敬祭故楚三閭大

夫。史記本傳屈原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音軫怨也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通若先生逢

辰之缺。温風怠時。飛霜急節。羸苒音緝楚姓遺紛。昭謂秦懷王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儀張儀秦昭王

相尚所尚叔子椒皆楚大夫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史記楚懷王既而屈平秦乃使張儀事楚秦昭王次與懷王會欲行屈平以秦不可信王問蘭蘭勸王存秦因留懷王王遂楚辭序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

絕郢都關。迹徧湘干。水涯比物荃蓀。連類龍鸞。王逸楚辭序著鳥香草以配忠貞蚪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

彼樹芳。實穎實斨。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易藉用白茅可塵。有陳宇昭忠難闕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晉會稽王道子故宅也在今江蘇江寧縣城內道子領揚州宅在外東故曰府自是領揚州者輒鎮焉為六朝故事掘城北塹。同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

情事悽迷  
使人增惡  
弔之惑

域。不用磚壁。音攀毛長詩傳壁今飯類也許之塼以木為椁。同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和謂棺槨也。曰和。明器。送死之器所以埋于塚中者。

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

形。以物棖。南人以物觸物為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漢武帝所鑄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

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謂彭成王義康。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

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南朝宋文帝年號。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

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網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椁既啓。雙棺在茲。捨

春。首本盛。悽愴。縱鋪漣。垂涕貌。而芻靈。東茅為人馬以御葬也。已毀。塗車。以泥為車也古之明器。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

盤或梅李。盎或醢醢。呼西切。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詩齒如瓠犀又傳瓠犀瓠瓣也。追惟夫子。生自何代。矐質幾年。

潛靈幾載。為壽為夭。甯顯甯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

然。百堵皆作。見詩經堵垣也一丈為版五版為堵。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壑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漢書盧光覆鳩也便房黃腸臘漆各一具

林曰川柏木。更心致累棺外故曰。已。循題。之前。與念。撫脩。送葬木人。增哀。射聲垂仁。後漢書曹褒遷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百

可謂一往  
有深情

餘所褒爲買空地悉葬東觀漢記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于府祠骸府阿

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廣漢流渥中寵使按行昔歲倉卒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賜埋葬由是卽絕

掩骼音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輸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卽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

所存禮記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敬遵昔義還祔謂合葬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酒器

###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顏光祿卽顏延年

許儺云冲淡有真味

又云追感

愴悽錯落

盡致絕無

支蔓之筆

故佳

惟宋孝建宋孝武帝年號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顏延年也之靈嗚呼

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象謂周易文蔽班班固揚揚雄性悻直也剛潔

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音鳩龜龜茲國漢西域區名沙尙書西被于流少按卽今西蒙古額濟納之地服爵帝

典悽志雲阿言服爵雖俊帝典而樓志實在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魏晉康字叔夜嚴方仲舉漢陳蕃字仲舉逸翮獨翔

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何敬祖詩惆悵出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

凝歸神太素明發謂將且而光明開發之時詩明發不寐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

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司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擊音克持也。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而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祭名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

###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平衍不見  
籍采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宋順陟也。上乾序。猶言天序漢書定陶上欽敬若順。命以命於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君也左專天生民而立之君使牧之所以闡極。中也則天。開創物。肆也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於常。昔在虞夏。受終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謂既微。仍頻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於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結凝象。川岳表靈。誕發語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班固典引齊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屬與能。易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用集大命於茲。辭德匪嗣。至於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黎獻。至於百戎。猶言百變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

威敢不祇順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謂以其事類告于天也。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册文

維貞元唐德宗年號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

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為天地神祇之主也。若睿求一德。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

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畏五祀。年也。德馨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遭朱此之亂。出奔奉天。又遭李懷光之

亂出奔也。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左傳今天誘其衷。使

皆降心以相從也。悔禍。剿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美也。兆人介

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虞。憂也。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冬至也。在辰。謹以玉帛犧牲

粢盛庶品。冀憑禋音燎。禮記曰。燔黍稷。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式用也。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

饗。

文從字順  
特氣味古  
機

# 陸贄擬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唐德宗年號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於皇考

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

底不類。見書太甲底致也類善也再罹播遷。前篇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

眇身。大懼社稷音疆危也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數

布錫丕祐。俾之續承。兇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始也見於廟庭。感慕慚惶。若

罔攸所也厝。置也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用也奉嚴禋。潔祀也尙饗。

## 韓愈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田橫秦人本齊王田氏族建業時自立齊王高祖滅項羽韓

其徒五百人亡海島中高祖使人召之橫與其客二人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徒曰始與漢南面今北面之遂自殺二客皆自刎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尸隨葬之按田橫墓在今河南偃師縣西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

二篇皆平實少精警湘鄉以多為貴故選釋稍泛

姚惜抱云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成句

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  
 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亦  
 天命之有常。昔闕里里名在今山東曲阜縣城內孔子教學處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心不定貌苟余行。不迷。雖顛  
 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蹠音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韓愈祭張員外文 張員外名署

茅鹿門云  
 公之奇崛  
 戰鬪鬼神  
 處令人神  
 眩  
 姚鼐場云  
 漢麗處獨  
 以健傑出  
 之層見疊  
 聳而筆力  
 堅淨他人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  
 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竝峙。君德渾  
 剛。標高揚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贛而狂。年末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  
 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公與著及李方叔同爲御史會早飢上疏乞寬民徭李實所議我落陽山。以尹廳奴刀切。君飄臨武山。  
 林之牢。公與著俱以言事得罪公脫連外陽山令署貶郴州臨正令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我泗鼻君眇音。夜息南山。哭聲



無此也

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音抵頂交跣。足也洞庭漫汗。洞庭湖名漫汗水廣大貌粘天無壁。風濤相壓。音灰也中作

霹靂。追程盲進。颿同船箭激。南上湘水。源出粵西下流入湖南省屈氏所沈。楚屈原自投于汨羅而死汨羅二水名台流曰汨羅江在湖南湘陰縣北西流入湘

二妃行迷。淚蹤染林。二妃舜妻娥皇女英也舜崩于蒼梧二妃追至哭極哀淚染于竹竹盡斑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

君止於縣。我又南躡。把觥音殘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

臂欷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驥音蒙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

而往。來寅其徵。謂來歲寅月當有佳徵也虎寅屬也故云我豫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猛獸果信者言虎取驥去果亨遂有府掾之命

不待禱而有所憑也余出嶺中。君竣州下。借掾讀如碗江陵。已而順宗即位公與張俱改江陵府掾公法曹張工曹非余望者。櫛音琛唐州名。山

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邊同廷音無捨。衡陽唐縣名屬江南道今屬湖南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酒罰

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奧深貌穹林攸擢。避風太湖。謂洞庭七日鹿角。湖中地名鈎登大

鮎。音恬魚名怒頰豕狗。黑角切豕狗鳴也怒也鬢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塔下。謂江陵府首下尻。音考平聲脊骨盡處高下馬伏塗。

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祐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

雍州名今陝西省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

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音管署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阿出為虔州刺史虔州唐屬江南通道亦曰南康郡今江西贛縣等處此作南昌昌字恐誤

條謹獄。氓獠音老戶歌。用漉漉浦。澄州名署自虔外遷漉州刺史為人受瘥。署改澄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細數觀察使陳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

不可食可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伸。

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丞相謂裴度南討謂討吳元酒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聲。音賈

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謂諱其墓也爰及祖考。紀德事功。

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驩衷。以上述哀

###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

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音敬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

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音也青黃。乃木之災。莊子百年之木破為斲樽曹黃而子之中棄。天

脫音脫馬音馮羈音馬。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足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

以韓祭柳千古絕唱文之崎嶇磊落至不尋常

曾滌生云  
峻潔直上  
語經百練  
公文如此  
等乃不復  
可變跡矣

儲同人云  
離騷天問  
之變

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金石相擊聲徧告諸友。以客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詎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信有鬼神。甯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子盛貌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爾忘。

###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生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

歐陽詹世居閩越。

今福建本為周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

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

同業業相連繫之貌

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

今上初。故宰相常亮

唐書袁本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袁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講導少為客主均麻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知歲貢士地等

為福建諸

州觀察使。治其地。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

者。亮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亮加敬愛。

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同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

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

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

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

有忘其所欲至之地也

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

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

巖高也

其燕私

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

事。朝正

朝觀曰朝正謂朝而受其教也左傳昔諸侯朝正于王

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

儲同人云  
自闕名至  
深知敘次  
錯綜悃款

詹園越人  
也。句再提  
振

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不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園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謂承順父母之志也。見孟子。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韓愈祭十二郎文

十二郎名老成。公兄介之子。嗣起居舍人會。

此篇方侍  
耶以爲俗  
調蓋公嘗  
日悲愴之  
極無意於  
文如家人  
絮語而情  
至動人此  
中割斷極  
微非深於  
經者不辨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名人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嗚呼吾少孤以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公生三歲而孤隨兄會貶官嶺南會卒嫂鄭縣之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

從嫂歸葬河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孟縣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

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

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

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

相於汴州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辟公爲節度推官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

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勳討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

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

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

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東野名郊時往江西南陽劇吾書與汝曰吾年

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

雖然吾自  
今年來方  
望溪云就  
前意又翻  
進一層

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沒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sub>名</sub>始<sub>湘</sub>。歲<sub>名</sub>吾之子<sub>名</sub>始<sub>昶</sub>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日月以告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

楚 掉尾愈酸

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  
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  
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  
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下棺于穴也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  
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  
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  
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  
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鄭夫人文鄭夫人公兄會之妻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  
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齒音觀毀齒



平實抒哀  
致敬其禮  
宜以實直  
爲文

也男八歲女七歲而齠。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負亦任也詩是任是負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

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十二年曰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大歷十二年公兄

州刺窮荒海隅。天闕音百年。公兄會卒于韶州騰塞也萬里故鄉。幼孤在。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

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

濱。貞水厓也建中二年愈避地江左家於宣州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愈三歲而

孤育於鄭氏飲食。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

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南北。孰云此來。

洒賭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

必以恭。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 韓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歛其遺服櫛。流篋之瑀以珠玉爲瑩音盤大帙音稅佩於篋。月旦十五日。則

公不諳佛理宏深故不能有所暢發祇於一結略寫情懷而已

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佛教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皙皙潔白貌。兮目存。丁寧兮耳言。言貌尙存乎目言尙存乎耳也。忽不見兮不聞。莽也粗率。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寒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韓愈祭穆員外文

爲崔侍御慙作按穆員外名員字與直河內人

於乎。建中德宗年號之初。予居于嵩。山名卽中嶽。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謂洛陽書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士亞爲東都留守。亞辟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慙時亦爲亞所辟。

代人作故  
未臻極詣

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假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詩令狐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輸絹于洛北運適敗近郊亞意其爲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更命他將鞫之運從者自誣服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又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案察其寃員等由是獲免運配流歸州竟死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旣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隕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 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

此篇別出  
韻語勁氣  
直達迥異  
古詩歌此  
公天賦特  
殊處

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漢鄒陽語。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德宗年號之癸未。惕

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貞元十九年公左遷連州陽山令。嗟名頹而位仆。歷昔謂柳州而西邁。邇清光於暫

觀。言莫交而音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擊音奴牽引也。百憂以白副。辱問訊之綢繆。

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音曹籀文也即大篆周太史籀所造因以為名。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

雙賈。公以黃柑遺李寄以紙筆公集有李員外寄紙筆詩即此也。投叉魚。公有叉魚招張功曹詩在郴州作。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

陽。費新芻於館候。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敕徙掾江陵待命于郴郴在衡山之陽故曰衡陽。空大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

縱博。沃煩腸以清酌。航北湖。在郴州北一里。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竝奏。

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疊。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

秀留。音溜須待也漢書宿留洵上。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

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

於暫疏。遂承囚於不救。見明旌。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識之。之低昂。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

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嘯。鷄鳴之詩言亂世君子不改其度凌

晨孤雖以鷄為喻雖鳴也彼儉人入當作壬利之浮言雖百車馬術與婦弟持其何語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

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佑尙饗

### 韓愈祭馬僕射文

馬僕射名總字會元扶風人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

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姚南仲鎮滑臺辟總為從事後

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總坐貶泉州司馬適彼甌閩嶺浙江舊温州府之略稱閩即福建也躄音首兀跋躄詩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跋躄也蹇躄也言進退有礙顛而不

踈音委折乃待其地于泉于虔二州名元和初總為虔州刺史始執郡符遂殿音典交州殿鎮也元和四年以總為安南都護安南漢交州抗節

番音音禹音愚地名南海郡番州八年總為嶺南節度去其螟蠱蠻越大蘇擢亞秋官總自嶺南入為刑部侍郎朝得碩土人謂其崇我

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謂裴度也是使公兼邦憲時總兼御史大夫充宣慰副使以副經紀東征謂討吳元濟相臣謂裴度其時裴度以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

西宣慰使總兼御史大夫充宣慰副使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為淮西節度使茫茫黍稷昔實棘茨

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十三年以總為許州刺史忠武節度陳許殺耕借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於舊屬淮西故云并侯

鑄鑄經籍詞采斐然

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謂東平節度李師道既逐以總爲郟州刺史天平節度曹潛觀察等使厥墟腥臊。八往滌之。

茲惟樂郊。惟東有獮。音制狂犬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時沂州軍盧龍軍成德軍先後皆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武寧軍節度使崔羣被逐我餘有幾。

嶽音律翠音譯山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東平在河岱之間故云惟公之避。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于地官。

且長百僚。以總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稱勤。以疾以憂。及

其歸時。當謝之秋。謝致仕也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

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馘。資四切大爵也奠以

敝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張給事文

張給事名徹事蹟詳見卷二十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

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徹父名休嘗佐宣武軍謹職以治。遂拜

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

一入論議  
其氣昌沛  
兀傲不羣

佐梁師前。人是似蓋。爾雅注八  
十爲蓋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  
頑作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覺。闔府屠  
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謹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  
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雙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  
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與魂東歸。誄以贈之。莫知我哀。  
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女挈女文

女挈公  
第四女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嫻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嗚呼。昔汝  
疾亟。值吾南逐。蒼黃猶言倉皇  
急遽貌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  
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  
使渴飢。死於窮山。元和十四年公以佛骨貶潮州刺史女挈  
年十二在病與死子商 層峯驛葬道旁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昭十九年  
穀梁傳子

既生不免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埋也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

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柔弱也

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

其邱萬古是保尙饗

韓愈祭薛助教文薛助教名公達

二篇非韓之至者

維元和唐憲宗年號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謂閏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即丙寅唐諱丙以景代之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

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

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

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韓愈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員外名季友安定人公同年進士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德宗年號俱

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時陸贄典貢舉拜彥謂陸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

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繞也公事。內迫

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季友母卒既葬季友守墓樹松

柏三年而後歸終喪乃歸。陽瘖。音瘖瘖也時徐州節度使張愔辟季友為判官詔下季友詐稱疾不言三年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

遷司虞。時季友遷授虞部員外郎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

論德敘情。以視諸誄。尙饗。

李翱祭韓侍郎文韓侍郎即韓愈

嗚呼。孔氏云遠。楊墨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魁大也兄常辯之。孔道益

明。建武齊明帝年號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儻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

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謂漢與秦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

隱心結撰  
真所謂其  
光黯然以  
幽者

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

二。兄在汴州。是時董晉帥汴州辟韓公爲節度推官我遊自徐。州名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

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謂學問無不窺也會之以

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謂齊死生也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古。意如不

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謂垂名譽于無窮也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譎兄行。下於太

官常。撰韓公行狀請下太常定謚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謂刺史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

殓。音賈玉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范公即范仲淹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孔子名軻。孟子名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音揭發人陰私曰訐

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

跌宕以抒  
論議尺幅  
中波瀾老  
成

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破殼。音寇鳥生子須母哺而食者名殼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憾。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尹師魯名洙河南人

兀傲之氣  
並驅昌黎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

洙爲董士廉所訟誣以假用公錢徒監均州酒稅未幾卒

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

措其一身。窮山之岸。野水之濱。猿獠

奴刀反

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

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

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音酌明也。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侑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石曼卿名延年宋城人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嶢嶢。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音伊。今固如此。更

一氣舒卷而音節悲涼。歐公此篇。洵出蘇王之上。陳善云。用石曼卿文似韓祭田橫墓文。其步驟馳騁。

亦無不似  
非但教員  
句語而已

奇崛矜鍊  
嶄然一新  
妙在不以  
苦澀見長

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壘壘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蘇子美名舜欽銅山人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切。呼弘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饗。

### 歐陽修祭梅聖俞文

梅聖俞名幾臣宣城人

梅蘇皆公至友而此篇略平

一起雄放特出又能沈折深至

昔始見子。伊川即伊河洛水之支流之上。予仕方初。仁宗天聖九年歐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梅聖俞為河南主簿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謂

夷陵令見前。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嘉祐四年聖俞為國子監直講吟哦六經。余才

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子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同早變。子心寬易。

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

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

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恤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文忠公即歐陽修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善謳。亦曰善蔡者草用以箴大龜出於蔡地故謂之蔡用以下也斯文有

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

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

公於祭中  
之詞尚不  
免傷時此  
其鋒稜不  
能盡泯處

家  
所以為大  
出之自然  
琢句新穎

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  
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音鱗音善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  
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  
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忽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  
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左傳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  
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  
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 蘇軾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封建時代指江漢一帶之國為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晉書裴頠傳頠有遠識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

傑。時之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音畫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元謂元稹白謂白居易郊謂孟郊島謂賈島許彥周詩話東坡祭柳子文郊寒

俗此語具眼。島元輕白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甯驟。孰云坎軻。白髮垂

脰。音豆項也。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餽絕餽。音溜飯牛蒸為餽餽對為餽。慨然懷

歸。投棄纓綬。潛山。即饒山在安徽潛山縣西北。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芳莫鯤。同。凡世所欲。有避無就。

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今浙江杭縣。惠然我覯。相從半歲。日飲醇酎。

曹朝遊南屏。山名在浙江杭縣西湖。莫暮宿靈鷲。音就即飛來峯在浙江杭縣。雪窗飢坐。清闕閒奏。沙河。唐咸通時錢塘填潮水衝擊奔逸入城刺史崔

孝曾乃開外中沙裏沙三沙河以決之曰沙河塘。夜歸。霜月如晝。綸音巾。綸音絲綬也。以青絲綵為巾。故曰綸巾。鶴肇。音敏。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

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後。

頥。音長。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露。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三省謂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也。司馬丞相司馬光也。

嗚呼。元豐。神宗年號。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神宗元豐八年崩。光自洛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

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留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音壬。周文王母。比太皇太后高氏。在位。成王。比哲宗。

在左。曰子惇惇。誰恤子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子。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



才力高邁  
不爲四言  
所拘措琢  
句有平易  
處

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邁返洛師。謂洛陽書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授之宛丘。詔起光知陳州宋陳州治宛丘縣今河南淮陽縣實將用

之。公之來思。語已辭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宇憂。天子居喪之語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

幹旋。音轉團之義事夢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則甯。以順得天。以信得人。組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

乘安輿。入見延和。殿名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即明堂東京賦註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

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兗蟬冠。遂以

往。榘。首途以衣送死人也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

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

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 王安石祭范潁州文

范潁州范仲淹也時仲淹以病求知潁州未至卒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宋仁宗初年莊麟明肅劉太后可聽政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壽仲

勁悍以述  
指曲折以  
寓憤筆力  
雄渾無微  
不達

淹疏諫又請乞外補出為河中府通判殖立也後還政皆不報遂

都。謂知開閉姦與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

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欠如

先曾曾。也。雄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謂饒州潤州越州施有餘澤。

如醴。音醴分也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

川障澤。音障桑有喜。戎孽獮。音獮狂犬狂敢齟。音齟齬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趙元昊反以仲淹為夾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未幾又兼

也始至。知延瘡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仁宗慶歷三年趙元美請和以仲淹為樞密副使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也。宥

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音偷情勉強。彼闕。音闕也不遂。歸侍常側。卒屏於外。身屯

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

荆公此文  
正劉彥和  
所謂性往  
會悲文來  
引泣者寓  
論議於祭  
弔之中事  
覈而理昭  
勁氣直達  
未易及也

公之貴。廡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敝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音因于深。孰鏤乞壹切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進醪羞。強悍酷似韓公特詆詭天然之

趣不及爾

###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同冥冥遠空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建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音旃行不利也困躓。音致通俗文事不利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

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堯時巢父許由隱此。潁川源出登封西境。顯谷下流經安徽省入淮。按歐公既致仕愛潁川風土遂居焉。之涓。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丁元珍名寶臣晉陵人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音鹽危。雖同壘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殖。也立如何棄我。隕命一昔。昔夜也左傳爲一昔之期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音致不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大彼石。可志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也往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醜羞。

著墨不多  
而文情曲  
盡此荆公  
本色

## 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

鍊句峻削  
矯潔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就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卽搥胸也一痛。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 王安石祭高師雄主簿文

飄然而來

茅順甫云  
奇崛之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皆仁宗年號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秦淮河也之上。冶城在今江蘇江甯縣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見前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 王安石祭曾博士易占文

曾易占字不疑南豐人曾鞏之父也

大放厥辭  
精鏗著

吳辟惡云  
識議英偉  
振絕今古  
而以四言  
出尤為奇  
繼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高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符鄙切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也。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寔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 王安石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甯。惟君別我。往祠太一。北神星名宋時有東太乙西太乙中太乙各祠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

一起突兀  
短折有韻  
味剛已云  
介甫善用  
逆精故文  
多精峭廉  
悍如此元  
與祭丁雄  
珍高師於  
前筆皆足  
逆筆取後  
牛當覺得  
方文當得

雄理雅健

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醜羞。以告哀惻。

### 王安石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音黃帽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

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鰲音黎。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音喪。我稱孤。發封涕洟。舉

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牢固相著之意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

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 王安石祭束向原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急

走。哭諸田氏。吾廩羈留也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

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膺儻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大。躡音致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

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蹇也謂駑蹇之馬同芻。詞性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

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遊。仕則同科。古州名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

斤形忘。君於壽州名今安徽壽縣食。我飲鄞。縣名今浙江鄞縣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

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

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 王安石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怡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

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音喪也俗作計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

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肌寒。惟道之謀。既掾讀如司法。議爭讞失。中書中書省也官署名

大理。大理寺也官署名再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音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深。直

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挑音挑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

筆曲解滄  
使人忘其  
為有韻之  
文



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六 哀祭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六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一

|                |    |
|----------------|----|
| 史記項羽本紀·····    | 一  |
| 史記蕭相國世家·····   | 二四 |
| 史記曹相國世家·····   | 二九 |
| 史記五宗世家·····    | 三五 |
| 史記伯夷列傳·····    | 四二 |
|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 四四 |
|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 四八 |
| 史記田單列傳·····    | 五八 |
|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 六一 |

|               |    |
|---------------|----|
| 史記魏公子列傳……………  | 六九 |
|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 七六 |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

傳誌之屬上編一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縣名故城在今蘇州宿遷縣西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今可南項城縣。梁父即楚將項燕。

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

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

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音機獄掾讀如曹咎。書抵櫟陽獄

掾司馬欣。抵歸也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故事得止抄櫟陽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斬縣故城在今安徽宿州南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

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同徭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

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

吳至父云羽紀以將才為主其於戰事極意鋪張正見其短所謂一將之任則有餘也  
曾濂生云如此其篇只記一事古今所罕  
世世楚將

句凡三見  
吳中賢士  
大夫皆出  
項梁下先  
透一筆與  
下文雖吳  
中子弟皆  
已憚籍矣  
同一筆法

一府中皆  
懼伏照  
下文衆乃  
皆伏  
有一人不得  
用所謂  
百忙中偏  
說閒話精  
兵八千人  
點眼  
項梁乃以  
八千人渡  
江而西全

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

弟。皆以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鄉。今安徽宿縣。其九月。會稽守通。春秋

曰。姓段。按會稽郡。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

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

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陶。音縣

以使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

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

收下縣。四面諸縣也。非郡。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

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

爲裨將。初下縣。廣陵。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

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官名。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

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縣名。屬廣陵郡。故城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令

篇起結關  
鑿中包陳嬰  
小傳凡大  
紀傳中多  
有此法  
世世將家  
與楚將  
世楚將句  
一錄

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音的主也。用乃請陳嬰。

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嬰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吳軍殊異其軍爲蒼

頭謂蒼青帽以自及也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

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縣名故戈在今江蘇邳縣當是時。秦嘉已立

景駒。楚公族爲楚王。軍彭城。郡名故城即今江蘇銅山縣治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

聞所在。今秦嘉倍同背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地名故城

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

邯秦將軍至栗。縣名今河南南夏邑縣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

梁乃引兵入薛。古國名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是其故地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今河南襄城縣襄城堅寸不下。

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江蘇沛縣公亦起沛。往

焉。居鄭。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巢縣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

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見祭屈原文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但

有三月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古蜂字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

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音怡縣名故城在今安徽盱眙

縣東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音甫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治南與齊田榮司馬龍且子余反軍

救東阿。地名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鎮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

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儻音擔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音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

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角市易齊兵也齊遂不肯發兵助

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濰縣屠之西破秦軍濮陽。縣名故城在今直隸滎陽縣東秦兵收入

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今山東定陶縣定陶未下去西路地至雒丘。故城在今河南杞縣大破秦梁斬李由。今

遂追秦軍  
初草推既  
殺齊王田  
儻於臨淄  
田假後自  
立為齊王  
儻弟榮走  
保阿章  
郡追之  
梁引軍救  
東阿大敗  
秦軍



外黃未下  
歸其南云  
是頓挫如  
人透氣一  
般

呂臣居彭  
城東三鋪  
歸云是鋪  
張一鋪張  
程節  
歸云當此  
時趙歇為  
王氣開一  
開如說此  
處飲酒  
說他處開  
游景致  
煩而不煩  
大率是精  
神妙處又  
此段是乃  
渡河擊趙  
大破之句  
開出頓挫  
如水之聲

于  
還攻外黃。孫名破城在今河南杞縣東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縣名今屬河南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音唐今屬蘇州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縣名秦鉅鹿郡治今直隸平鄉縣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姓涉名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

而連縱 將礪兵 時以羽為 魯公封長 安侯

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

陽。地名今山東曹縣東有安陽城即楚懷王將宋留兵處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

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首不可以破蠖蝱言蝱之搏牛本不礙破其上之蠖蝱以言

在大不在小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實我乘其敵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

關秦趙。夫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

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在今山東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

卒凍飢。項羽曰。將勦通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音糧。乃飲酒

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乘其敵。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

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諡。即就其帳中斬宋義頭。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抵拒也皆曰首

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

歸云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與前當此時趙歇爲王俱是旁支又是總裁或氣頓一頓如水之盤旋而去

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英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

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

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

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

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以當十。楚兵呼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

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也在今直隸平鄉縣南項

羽軍漳水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姓同請事至陽。秦都咸陽縣。故城

留司馬門。天子門有兵。咸陽縣。曰司馬。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

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

戰不能勝。不免於死。將軍執熱本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戰國楚地。在今湖北

宜城。鄢。楚都在今湖縣境。北。抗馬服。謂括也。括父著爲趙將。功賜馬服君。攻城略池。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今蒙古鄂爾多斯。旋黃河北岸之地。數千里。竟斬陽周。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

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

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

久。多內郤。通。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

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謂要約。締結也。共攻秦。分王其

地。南而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通。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候。軍侯也。始。成。名也。使項羽欲

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通。渡。三戶。三。其。名。孟。康。曰。鄴。西。二。十。里。按。鄴。今。河。南。臨。漳。縣。軍漳南。與秦戰。再破

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音。水。徐。廣。曰。在。鄴。西。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

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涇。音。水。亦。曰。安。陽。河。下。游。入。衛。故。鄴。也。上已盟。章邯見項羽

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

新安。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繩。池。縣。東。諸侯吏卒。異時。猶。言。先。也。故繇。同。徐。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

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

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黥入秦。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水名在陝西臨潼縣東西。沛公軍霸上。地名在自鹿原在陝西長安縣東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秦王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鴻門。坂名在臨潼縣東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名繹字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士

切生小人也說我曰。距闕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

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平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

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汝入前

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斡之不通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食。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

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

士欲止不內。同納樊噲側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

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

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斝肩。則與一生斝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斝

肩上。拔劍切而啗之。同啖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

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

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

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入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在陝西臨潼縣東下道芷陽。地名在陝西安縣東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同杓音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直上。亞父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同唉音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



國主曰如  
約歸云初  
國王與諸  
將約先入  
關者王其  
地羽旄背  
約使人歎  
命於國王

阻山河四塞。東有谷南武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衣。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沐猴猴也。言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燥

暴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

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

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

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講解也。言雖有疑心樂已和解也又惡負約。

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今陝西漢。今陝西都南鄭。今陝西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

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今陝西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

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

王上郡。今陝西都高奴。今陝西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今山西都平陽。今山西瑕

丘申陽。瑕邱縣名申陽也者。張耳壁臣也。先下河南郡。今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

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陜。今河南禹趙將司馬卬定河內。今南舊懷慶府輝至彰德府南境是其地數有功。故

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殷紂故都故城在今河南淇縣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

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故城在今直隸邢臺縣西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將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

六。今安徽六安縣鄱。音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剡。故城在今湖北省黃岡縣東南義帝

柱國共敖。音將兵擊南郡。今湖北荊州安陸漢陽黃州德安諸川及襄陽府南境是其地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徙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今京兆薊縣徙齊王

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今山東臨菑縣故荼所滅齊

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今濟南道巨野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

都博陽。今山南泰安縣有博縣故城漢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

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今直隸南皮縣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

銅。音功多。故封十萬戶。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

下。戲水名。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遊。乃使

使徒義帝長沙柳音縣今屬湖南趣音促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分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

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

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故城在今京兆薊縣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今山東膠東道中部之地而立

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

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

田安并王三齊膠東齊濟北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

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惡也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

今山西舊大府北及蔚之地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今直隸舊正定府西

南至趙州之地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

山大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

三秦雍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

令蕭公角蕭音名角時稱公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

因留連戰  
未能下歸  
去是頓挫  
又承起  
下盤旋如  
水之深洄

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今山北平原縣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郡名今山東舊青州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田橫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常山河南魏韓殷也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城在今蕭西北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泗水名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靈壁。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北東睢。音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

謂云漢王  
敗彭城氣  
索了至漢  
王間往從  
之請敗軍  
皆命氣復  
振事氣  
稱項王殺  
王離與敗  
垓下一段  
亦然  
又云漢王  
間往從之  
至詳敗軍  
一段此敘  
事中氣也  
飲了又興  
並興氣稱

墮孝惠即孝魯元即魯元公主車下。滕公夏侯嬰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

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音異其音基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

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音名澤音名為漢將兵。居下邑。故及在今漢王間往從

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縣名故城在今諸敗軍皆會。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音附傅者也言

舊役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即春秋鄭邑秦為縣故城在今滎陽縣東南。陽

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

河。以取敖倉。敖山名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北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

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

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

通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音詞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

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

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

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

左纛。音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地名。故城在今河南

汜水。音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

公。音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

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

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今河南南陽縣。音得九江王布。

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

武。今河南獲嘉縣。音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今河南

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

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

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音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

就敖倉食  
歸云按漢  
高紀使劉  
賈佐彭越  
燒楚積聚  
羽乃令告  
守成皋而  
引兵定梁  
沛漢既收  
皆汜水上  
復取成皋

是一事而  
前後刪置  
遂作兩項  
若漢先守  
成舉楚無  
緣復合皆  
守之也考  
漢水紀傳  
自明

歸云項王  
與漢王相  
臨廣武時  
如做戲一  
出上一出  
下最妙  
又云春秋  
戰國時事  
不如二國  
爭鬪其事  
小項羽沛  
公動輒以  
半箇天下

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

相國破太史公有大文字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疲食絕是兩兩相形對寫法

乃引兵而東歸漢欲西歸又是分疏之筆

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城

在今商邱縣南

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

汜音沈

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

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

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

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秦始皇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即今魯河古時汴水之分流也。以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

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



君王能自  
陳以東傳  
海盡與韓  
信睢陽以  
北至穀城  
以與彭越  
亦遠提法  
此下敘英  
雄末路嗚  
咽悲世低  
徊欲絕千  
秋絕調也  
有美人名  
虞常幸從  
駿馬牙雕  
常騎皆  
雙提法與  
驚中沛公

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在今河南太康縣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地名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今河南淮陽縣。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故城在今河南阿陽西北。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今安徽壽縣。並行屠城父。文在在今安徽壽縣東。垓下。在今安徽壽縣東南。大司馬周殷叛楚。以屠六。舒之衆屠成六縣舒縣故城在今安徽廬江縣西六縣見前。舉九江。郡名今江蘇省及安徽霍山廬江安慶滁州和州及江蘇南揚等州皆是。兵隨劉賈彭越。百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六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

兵十萬  
稱二十萬

項羽兵二  
十萬號稱

四十萬等  
句對提法

相同  
八百餘人

百餘人

二十八騎

赤泉侯一  
段與前樓  
煩事相映

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音曲樂終也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

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

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西北失道。問一

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

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

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

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

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謂開張而易也數百步。與其騎會爲三隊。漢軍不知項王

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

歸云且籍  
與江東子  
弟八千人  
旬便中收  
拾前文

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在安徽和縣東四十里。今名江浦。項羽自處。烏江亭長音蟻。整船向岸也。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項王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曰之。不正。指王翳指示。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項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通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小泉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漢時儒者曰。舜目蓋重腫子。又聞項羽亦重腫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同。起隴畝

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

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不邪關中而東歸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

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

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沛縣之豐邑人也以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於吏。如今言公平吏。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

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同咸陽。吏皆送奉同錢三。何獨以五。

一里已爲  
全驚伏線  
如何數以  
事誦高祖  
及常左右  
之吏皆送  
秦錢三何  
獨以五皆  
爲後文先  
寫所謂開  
門見山也

歷敘何功  
至漢王大  
說則君臣  
魚水龜蟹  
無間

以所入奉錢十之三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秦御史監郡者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有縣有瀾水亭秦以

沛爲泗水郡沛爲郡卒史事第一課最上秦御史欲人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

事督謂視之也何爲沛丞專督衆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

律令命合著定律者謂之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

以其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

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

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俱見前篇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

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

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闕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

王與項羽相距京索見前篇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

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

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

此所謂饒  
易人

郭君所謂  
遲迎上意

功最盛。封爲鄼音贊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通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教切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名千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

進賢受上  
賞一唱一  
和可晒

突人邵平  
一段歸熙  
父謂史公  
偏好於百  
忙中說聞  
話是旁文  
又是文情  
旁激處

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音希反。高祖自將至邯鄲。今直隸邯鄲縣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謫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賤貨。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

上大怒一  
點反照上  
有疑若心  
矣前後俱  
醫透  
吳至父曰  
此篇以恭  
謹自免禍  
為主所以  
發明高帝  
之雄猜也  
其前論功  
第一皆為  
疑忌作勢  
後衛尉所  
言正以破  
疑忌之惑  
也

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民也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苗子還種田人留橐入官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豕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謂一舉足也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徙跣不著屐。以謝。高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淮陰蘇布  
皆已誅滅  
而何之勳  
爛焉此弦  
外之音悠  
然不盡

蕭何何子  
起直至篇  
末始應  
張廉云  
前敘戰功  
後敘相業  
並須玩其  
敘事驅遣  
處如馬之  
絕於所尋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吏筆。上吏之掌刀筆。案牘者曰吏。錄錄與案牘同。凡庸也。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國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蘇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皆周武王臣等爭烈矣。

###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參及蕭可並為吏之豪長也。矣。高祖為沛公。初起也。參以中涓名從。將擊胡陵。見頁羽本紀。房與。官豫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北。攻秦監公。監謂史監郡者。公者尊稱之。辭軍。大破之。東下薛。見項羽本紀。擊泗水。郡名。前篇沛豐註。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今江蘇豐縣。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爵位名。即公大夫位。第七故曰七大夫。擊秦司馬卮。音夷。軍場。音唐。見項羽本紀。東破之。取碭狐父。城名。在江蘇碭山縣南。郟善置。活月志。郟城在宋州下邑。漢東北漢郟城縣也。善置。名漢謂驛上置。言取郟之善置也。下邑。見下。故城。又攻下邑。故城。

又云敘載  
功處須看  
其筆筆是  
單的却又  
處處是整  
的所以雄  
直而完整

在今江蘇  
揚山縣東  
以西至虞。今河南擊章邯車騎。攻爰戚。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嘉縣西南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

東阿。擊章邯軍。陷陳。陣追至濮陽。攻定陶。俱見項羽本紀取臨濟。即狄縣故城在今山東高苑縣西北南救雍邱。見項羽本紀擊李

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同候軍一人。秦將章邯。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楚爵號曰建成君。遷為咸公。咸縣屬碭郡。其

後從攻東郡。郡名舊直隸大名府山東東昌府及長清縣以西之地皆是尉軍破之。成武。縣名今屬山東南擊王離軍咸陽。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嶽縣東南

復攻之。杠。音公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今河南開封縣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

楊武軍於曲。音裕遇。音容地名。在今河南中牟。西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時從攻陽武縣名故

河南陽武縣東南。下轅轅。山名在河南偃師縣東南緱氏。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絕河津。津濟水處還擊趙賁軍戶北。戶哪之北也破

之。從南攻犂。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南魯山縣東南與南陽。郡名今河南南陽府守齋。音琦戰陽城。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郭東。陷

陳。取宛。印南陽郡治今河南南陽縣虜齡。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在今陝西商州饒關。在陝西取之前。攻秦軍藍

田。縣名今陝西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見項羽本紀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

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郡名今陝西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也名今陝西故道。縣名

參自漢中  
爲將軍中  
尉文勢一  
勒東仰承  
俯攝吳至  
父云敘戰  
功多恐易  
散漫中  
間一束且  
前此皆從  
將後皆別

故城在今陝西鳳縣西北  
擊章平軍於好時縣名故城在今陝西乾縣東北破之圍好時

取壤鄉地在陝西武功縣東南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地近壤鄉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

內史今陝西咸陽其畿內也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說縣名也二十日

三秦使平平等攻參參擊大破之賜食邑於甯秦今陝西華陰縣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

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在陝西朝邑縣東至河內下脩武俱見項羽本紀渡圍津漢白馬縣有章城河水至章邯名章津章音同按章邯

東擊龍且子余切項他定陶縣名今屬山東破之東取碭蕭縣名今屬江蘇彭城見項羽本紀擊項籍軍漢軍大

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項外黃見本紀程處反於燕即百燕今河南延津縣往擊盡破之柱天侯

反於衍氏魏邑本詳見在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縣名今河南葉縣治追至葉音攝縣名故城在今河南葉縣南還攻武犂顏

古曰武彊城在陽武陽見前因本紀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即還至滎陽九二歲

高祖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

孫邀古字軍東張括地志東張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按虞鄉城在今山西臨猗縣大破之因攻安邑縣名今江西夏縣安邑縣之得魏將王襄擊魏

王於曲陽今直隸曲陽縣追至武垣縣名故城在今直隸河間縣西生得魏王豹取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將此處亦  
必須有一  
東也

項籍已死  
天下定前  
敘從韓  
立戰功此  
平敘相漢  
井以相齊  
起大此段  
文為前後  
樞紐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趙相國夏說軍於鄆。縣名故城在今山西介休縣東大破之。斬夏

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地名在直隸井陘縣北井山上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

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詣敖倉。見項羽紀漢王之所。韓信破為相國。

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西軍遂取臨菑。縣名今屬山東還定濟北。見項羽本紀

郡攻著。竹無切縣名故城在山東濟陰縣西深陰。縣名故城在山東臨邑縣平原。縣名今屬山東鬲。音隔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鬲縣北盧。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長已而從

韓君擊龍且軍於上假密。齊地未詳在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

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今河南淮縣與漢

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

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其所食邑。以齊相國。陳豨將張春軍。破

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

水。項羽還定竹邑。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北相留。城在今江蘇沛縣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總其都凡  
戰事于此  
結盡爲漢  
相作勢參  
之相提此

張廉曰云  
一路淋漓  
肅致意態  
橫生直至  
參曰陛下  
之言是也  
勢語意盡  
而止極文  
章之妙  
日夜飲醇  
酒至吏舍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連卿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古蓋切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不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音促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者得極姦人人無所容且且亂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補何善及爲將相有郤通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且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以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

歌呼應和  
此等分外  
出色就開  
車生出波  
翻此史公  
最與會處  
使曹密諫  
參一段極  
有生氣  
吳至父云  
此篇前敘  
戰功以興  
韓信俱爲  
主後敘相  
樂以遵蕭  
何約束爲  
主

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窻<sup>張律</sup>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sup>年少</sup>朕與<sup>豈以我爲</sup>。乃謂窻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窻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sup>適言自出</sup>。諫參。參怒而笞窻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窻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適而勿失。不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窻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顛<sup>音講一音較</sup>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平陽侯窻。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尙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州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 史記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音過子。程姬子曰餘、

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音幼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言所驚必行也必於儒

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

王音傾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年侵廟墻同壞人緣切牆外短

垣。垣爲宮。上徵榮。行祖遂行於江陵北門。旣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稱言曰。吾

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對簿謂受審也。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衛士置冢

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

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言饕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與馬。

晚即齋。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

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漢武帝

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

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謂淮南王安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

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



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舍。遭喪者之所居也。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怒。因使人持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瘞一

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至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益也。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

端心慍。遂爲無警省。警奉世。無警省。猶言不藉賴。恐於此。厠庫壞漏。盡腐財物。以百萬計。終不得收徒。不收又不徒置他處。

令吏無得收租賦。謂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遊。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

二千石往者。奉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窮也。疆足以距

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

五年卒。竟無男。後國除。地入于漢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趙幽王友子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

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沮音恭用便。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

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王。彭祖衣

阜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

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

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就縣爲買人權會。音

實月姑權也。記索也。謂買人專權。入多於國經租稅。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

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

宮室。祿祥。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謂巡邯鄲縣名今屬直隸中。諸使過客。以

彭祖險賊。吳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

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音效。酒好內。有子支通。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同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覺。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內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川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音拘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之。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

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姓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名謀反時。寄徵聞其事。

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竊台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

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

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

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

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他活切稅以母無寵

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

諸幸姬當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音冒不常侍病。輒歸舍。醫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

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素也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諸子與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書者視憲王。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張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當在左右此非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擄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太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音嫡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行者。或乘牛車也。

###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禮射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

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

務光。堯以天下傳許由。許由不受。堯克之以讓下。隨卞自投。務光。稠水而死。又讓務光不受。自沉于盧水。見莊子讓王篇。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

山。見王安石祭歐文忠公文。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

以所聞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教字公達。夷齊其諡也。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卽下探。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

清聖祖云  
袁章伯夷  
實始孔子  
故此傳專  
以孔子爲  
據怨字即  
從孔子語  
中拈出又  
從怨字生  
出天之報  
施意從天  
道生出一  
段議論逐  
節相生錯  
綜變化

孤竹。國名湯時所封。鬻胎氏傳。至夷齊之名初字子朝。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或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

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在山河永濟縣南。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

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契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也。顏淵為好學。然回

顏淵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賊柳下日殺不辜。肝人之暴

戾。恣睢。音雖。恣意怒視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

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

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

此清士之輕富貴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貪權以矜夸者至死不休。衆

庶馮生。

馮恃也。言衆庶皆馮恃其生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淵雖爲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謂附驥尾致千里以喻顏因于而名彰也。

巖穴之士。趣

舍有時。若此類名。壅澱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

世哉。

###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

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

異哉。孟軻今山東鄒縣人也。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於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

吳至矣曰此篇以所如不合爲主用駢衍孟子用荀



癡正影孟  
于極淋漓  
激宕之致

陡入驕子  
突兀正敘

孟止數語  
後文全從

對面旁面  
設色

與封禪書  
同一洗洋

恣極烟瀾  
拾澗之觀

舞熙攘云  
作文如小

兒放紙膏  
愈放愈高

止在手中  
線牢耳此

文敘纏衍  
審書指要

即紙膏之  
說也

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關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疆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而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驕子之屬齊曰驕子。其前驕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驕衍。後孟子。驕衍嗜有國者。益淫侈不能何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音銀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業也大並世盛衰。言其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大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小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

其游諸侯  
旬顧斷收  
入孟軻又  
以仲尼陪  
說乃止用  
一句奇矯  
無對

若將牛鼎  
一層置在  
伯夷孔子  
孟軻前便  
是凡近謙  
周云觀太  
史此論是  
愛奇之甚  
蓋歎其交  
奇也  
自騶衍與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者汜而。謂猶莊子之洋洋自恣也。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音勉然顧化。言行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

之欲是其術也。此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

君側行。繳音席。如燕。昭王擁彗音也。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故址在今薊縣身親往。師

之。作主運。劉向別錄。邪子書有主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陣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

孟軻稱太王去邠。音彬。孟子太王去邠是對滕文公語。此云梁惠王欲伐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音欲

內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騶。作先合然

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言衍以不軌之說見重于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也。乎。自騶衍與齊之稷

下。稷齊之或門言齊之學。稷集于稷門之一也。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

于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

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

齊之稷下先生以下縱筆擊起後文愈拓愈遠文向以樞爲禽者名家故類能之然如此文之奇變則後來無人到也自如淳子一段此點甫所謂是總又是跌宕者也是即收束前文又是文外曲致史公與到處往往具數種筆墨騁術之術一段總上懸入荀卿

曰。子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爾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曾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趙人。年五十。始來學游於齊。騶術之術。迂大而闊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騶術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言天事。曰談天。雕龍奭。騶奭。修術之文師。古雕龍。龍文。故曰雕龍。炙轂過髡。史記索隱曰。過器名。音如字。謂盛字。作輶。輶者車。或膏器也。炙之。唯盡猶有餘流。才言淳于。智不盡如炙輶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

文字縝密

數語中筆勢浩穰

佳處在欲崎嶇落無

一板重之筆烟波無際

張廉卿曰廉頗為趙宿將任用最先而最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禮食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

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楚巴成在今山東臨沂縣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

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達也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鄙儒小拘如莊周

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

孫龍。為堅白同異。公孫龍著守白而行于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說如守墨守之義自堅之辯。劇子

之人性劇氏之言。魏有李悝。首恢魏文侯臣漢書藝文志不孝子三十二篇盡地方之教。楚有尸子。名佼壽文志有尸子二十篇長虞。藝文志有長虞

子九篇。子九篇阿項羽本紀阿項羽阿見之吁于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

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 史記廉頗闔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本衛地後屬齊故城在山鉅野縣西南

拜為上卿。以勇氣聞諸國。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

後死故以廉頗爲經而以蘭相如趙者趙括李牧爲釋於諸人事反詳而於頗反略最見意匠之妙然敘次諸人在在以廉頗綑絡其則前後一線相承不致散漫至李牧最晚出而後頗死故先與頗相籍而後乃附於其末得參差之法

楚和氏璧見鄒陽獄中上詳王書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卽者令繆賢曰臣舍人閻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同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閻相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夫優切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臺名又宮名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

璧有瑕。請旨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傳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

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

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通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

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

九賓。九賓之賓客。禮天子爲軒九服同會然。秦趙未有此禮。蓋謂陳設車輅文物耳。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

日。舍相如廣成。傳舍之名。傳舍相如度秦王睡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

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

繆同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

張廉卿云  
先敍秦再  
破趙而後  
纒以澗池  
之會見趙  
於喪敗之  
後抗秦尤  
難

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璜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熱同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遂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故城在河南林縣南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澗池。澗池地名今河南澗池。在西河之南故曰外。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澗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音山瓦器。秦人以節歌。秦王以相娛。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一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相如顧召趙御史書

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瓠。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

之咸陽。秦都見項羽本紀爲趙王。秦王竟酒。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

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飯時。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軍

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

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

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

臣。相如雖騖。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

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

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以上避讓廉頗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與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同一筆法

此一段寫趙奢極神情飛越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邑名史正義曰在湘路之間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

防陵。魏邑故城在河南安陽縣西北安陽。故城在河南安陽縣西北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故城在直隸南寧縣東北而罷。其

明年趙奢破秦君闕音與音預邑名故城在下山西和順縣西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

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

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

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

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邯鄲今直隸邯鄲縣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

死。秦軍武安。故城在河南武安縣西南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同有一人言急救武安。

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

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并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

軍事諫。趙奢曰。內納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

然必助。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肯也。後代後令邯鄲。許歷史記索隱曰邯鄲一字當爲欲戰

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賀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

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

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

相距平。故城在山西高平縣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

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石趙奢之子趙

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能讀其

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事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

張廉卿曰  
奢之賢前  
所未詳考  
於此詳之  
此敘事盡  
實之妙

范會堂曰  
太史公好  
爲此等語  
所謂數見  
不鮮者

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音捧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音邑故又在直隸柏鄉縣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音邑名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爲音邑名。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

繁陽。故城在河南內縣東北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遂奔魏之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縣治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故城在直隸徐水縣西方城。故城在直隸固安縣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

之。三遺矢。屎本字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

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今安徽壽縣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見項羽本紀雁門。今山西舊代州

寧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是。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通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

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

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

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

人思壯健  
末路無可  
奈何語為  
之太息

廉頗既亡  
此文字  
編法

此至父云  
此篇以數  
人關趙興  
亡為主

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萬人。悉勸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音褱音。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收城在今直隸薊城縣西南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音吾。城在直隸平山縣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仍使趙蔥。古葱字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

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音丹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齊郡今山東縣名市掾。身如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

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今山東莒縣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故城在東臨淄縣東令其宗人盡

斷其車軸末而傅音附鐵籠。其其軸恐之有撥也。以鐵囊軸頭堅而易進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音衛車軸

頭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齊邑

名故城在山東平原縣東南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楚將楚使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遂弑湣王。齊人討齒殺之。既殺湣王

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

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

吳至甫去  
此實此扁  
以轉亡為  
存為主寫  
田單計謀  
詭譎如鬼  
神變幻不  
可端倪躍  
躍紙上

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還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騎官名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相安曰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

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謂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齊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喻軟弱

滴司敵人開戶。言不爲備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

法章。得之太史嬾音皎之家。爲人灌園。嬾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

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音德聞畫

在東臨淄縣西北邑人王蠋音觸賢。命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

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



張廉卿云  
滿紙奇縱  
稟姚之氣  
起滅變化  
入鬼出神  
遂有風筵  
繞其筆端

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音豆。頸也。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菖。求諸子立爲襄王。

###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惠文王弟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

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武城在山東武城縣西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璧

音璧也。者。槃散同。行貌而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璧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同。音隆。疲病也。之病。而君之

後宮。唱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璧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

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

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璧者。

是時齊有孟嘗緊接

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覽者美人頭。自造至門進覽者。因謝焉。

秦之圍邯鄲又趁勢遞入下一段

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

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

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

此兩先生是輕之之詞與後稱毛先生傾倒之意反別

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穎錐末也言其末全體脫出非止微見喻能自顯其才也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而未廢未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

前皆派至是乃請先注上

僧毛遂謂  
十九人斷  
平原君

害兩言而決其。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也。汝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見項羽本紀再戰而燒夷陵。楚先王墓在今湖北官昌縣東。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烏故切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子癸切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

楚救結上  
定從魏救  
開下頓挫  
處乃具數  
美  
前點明皆  
未至此時  
楚魏救至  
中間橫李  
同一段不  
泛設

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鐘名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

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見後魏公子列傳軍往救

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李同名談司馬遷因多諱改也說平原

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

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剗音炎上聲銳利也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

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

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

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

此處特點  
虞卿總挈  
前後  
鄒衍於至  
道不足言  
也而公孫  
龍則平原  
君所待士  
之最  
高者  
乃爲  
術所  
細以此  
見  
平原君  
門  
下無  
士也

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柄。事成操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見子荀卿列傳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同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蹠躄

字曰草履也

擔登登立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

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見廉頗藺相如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

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和子也猶媾媾虞卿曰。

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敗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同邪。王曰。

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

必納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

君趙豹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

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

王與也憑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

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

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

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方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

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

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

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秦親趙而趙開

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

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

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讀  
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  
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  
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  
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  
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  
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  
公之私。私謂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名數春秋魯大夫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  
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傅姆之類也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  
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  
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  
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古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  
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媾難。而天下皆說。何  
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  
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  
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  
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  
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  
之聽王。不待辭之畢。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  
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  
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  
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



前書策之  
功皆爲窮  
困作反激  
之局故知  
文章之妙  
全在體勢  
吳至父云  
此篇言平  
原君不能  
相士未附  
虞卿者謂  
卿烈士而  
平原君不  
能振其厄  
也又虞卿  
棄相印而  
交魏齊亦  
與平原事  
相發

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齊相與范雎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間行。亡歸梁。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韓。冀守堙。孝成王時。秦伐韓。馮亭以上黨降趙。平原君請受之。秦大破趙軍。長平阡降卒四十萬。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同僖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

曾文正數此篇公子字百四十五而不覺

戰國魏地今河南寧陵縣有寧陵故城即魏公子無忌食邑君是時范雎見解嘲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府破魏

其繁韓送孟東野序歐醉翁亭

華陽華城名在今河南鄭縣下軍。走芒卯。魏將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

記數十鳴字數十也字皆奇譎自恣而已

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

當是另提起先加入小文字一毀

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

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

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

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

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大梁城東門內有夷山因以名其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

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

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

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

當是另提起先加入小文字一毀

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加倍焉

下見其客朱亥。俾通倪通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

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

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

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

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

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見廉頗藺相如傳軍。又進兵圍邯鄲。見前公

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

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救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

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今河南臨漳縣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

魏。讓魏公子曰。勝平原君名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

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姬姓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

於是公子泣張廉卿云意態橫溢

張廉卿云千頭萬緒一一照應雖拉井敘而條理秩然不亂熙甫所謂此大地上

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驩烏柏音舉嘆大切音笑暗大呼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同嚮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音蘭藏弩矢服也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趙。

打網絲千  
船不相妨  
癡者此臆  
絡貫輪處

毛公薛公  
兩人對舉

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從東階上，自言舉古非字過。以負音佩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音霍邑，今直隸柏鄉縣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

秦數之反  
問僞賀公  
子得立爲  
魏王未也

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音促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以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走蒙鰲，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公子得客所進兵法，必稱其名，言其怒也。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

橫空濠一筆

吳至父云此篇以再毀廢為主餘敘下土將兵皆爛雲也  
餘音爛爛

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見曹相國世家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官名如後世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

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卽靳尚與之同列。爭



其來飄忽

張廉卿云  
史公於著

書家必擬  
其指要而

述其所以  
然然變化

無方無相  
似者此文

特作變調  
而敘述尤

微至深遠

范肯堂云  
書謂莊子

逍遙遊野  
馬也一節

其文騰而  
逸為不可

及此節神  
味乃似之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謂綴輯之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

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

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朋道

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音鬧。汙泥之中。蟬蛻於

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音嚼然泥音捏。而不滓音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屈平既細司。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音縱。親音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通去秦。厚

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秦地在河之地六百里。楚

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

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淝。二水名又地名在河南內鄉縣斬首八萬。

虜楚將屈匄。音蓋遂取楚之漢中。見項羽本紀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今陝西縣名

魏聞之。襲楚至鄧。今湖北襄陽縣境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

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

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

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秦伏兵

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同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

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

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

張廉卿云  
楚人句掉  
轉開出懷  
王一段即

呼起子蘭  
謂之句筋  
脈貫輪前  
後俱動

令尹子蘭  
聞之句遙  
接屈平既  
嫉之  
曾濼生云  
聞之聞屈  
原作離騷

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終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同漢音薛此易卦之辭深不停污也井漢而不食使我心惻然以其可用汲而不汲也如有王之明者汲而用之則上下並受其福矣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披音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三閭掌王族昭屈景三姓之官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音述其糟而啜其醢音醢薄酒。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音汶門汶蒙玷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淩猶也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

遂自投汨羅

見賈誼弔屈原賦

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

秀美也

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蓋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絳灌周

勃灌灌嬰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

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

四轉各極  
詠歎之神  
千古絕調

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

時吳芮玄孫差襲封長沙王。長沙今湖省會。

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

以壽不得長。又以適

音適下同

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鴟

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鴟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

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音釐。福也。坐宣室。未央前正室也。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漸促近。誼聽悅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名揖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

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疏以奏議類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

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

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

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

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

樊至父云  
此篇以不  
知忠臣之  
分爲主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七 傳誌上

八二

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國藩謹按風原傳中懷沙賦鈔入詞賦上編依楚辭九章賈生傳中甲風馬賦鈔入哀祭類服鳥賦鈔入詞賦上編故此處不更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二

|                |    |
|----------------|----|
| 史記刺客列傳·····    | 一  |
|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 一六 |
| 史記游俠列傳·····    | 二六 |
| 漢書霍光傳·····     | 三二 |
| 漢書李廣蘇建傳·····   | 四八 |
|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 六八 |

---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八 目錄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

湘鄉 曾國藩編纂

合肥 李鴻章校刊

桐城 葉玉麟批註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

邑。杜預曰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按蛇邱故城在山東豐城縣。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邑名在今山東阿縣西。而盟。桓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匕首比短劍也。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歷近齊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

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同背。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

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事。

歸熙甫云  
紀年者見  
刺客之未  
可多得也

王允寧云  
光之父以  
下乃逆敘  
光有內志  
之由是變  
化顛倒不  
拘常體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允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音債次曰夷昧。亡苟切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同嫡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音漕。僚之弟將兵圍楚之濞。音濞。濞縣名。在安徽霍山縣東北。使延陵。地名。今江蘇武進縣治。春秋時吳季札居此。故稱延陵季子。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寫專諸有生氣

索隱曰案此傳皆約戰國策文

甲士於窟室掘地爲室也中。而其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兵酒既酣。公子光詳通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晉上會食采於范其後氏焉爲晉六卿之一及中行氏。中行官名晉荀林父將中行其後以官爲氏亦爲六卿之一而無所知

名。去而事智伯。智伯子荀瑤也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名毋韓魏趙與襄子合謀滅智伯。滅

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虎子之刺一云酒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

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

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

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

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以漆塗身而生瘡爲病也

愧天下後  
世人心史  
公作此傳  
本旨

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願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曰。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悔。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

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故者。軹

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濟源縣南

深井里

名

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

衛部故城在今滄陽

南。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國策作騰

聶政母

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

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通脆謂美食也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

音闕除也

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

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

同粗

糲

糲米也

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

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以葬除服。聶政曰。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

寫聶政事  
有聲有色

唐荆川云  
須收此一段  
乃見政  
心事

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音張目忤視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同默然而已乎。且前日要約也。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挾累。挾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挾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挾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通眼。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決眼謂出其眼睛。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懸同之。有能言殺相挾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

敘事中央  
語氣一行  
且走光景  
百忙出歷  
歷繪出

董泌園云  
政猶春秋  
間刺客常  
事然已謂  
烈者姊則  
尤合故敘  
次獨詳  
非獨政能  
也以下數  
語極歎惋  
之神音節  
蒼涼入古

張廉卿云  
史公文如  
此等處誠  
佳然不善  
學之則易  
流於空

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有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通向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通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見唐相國世家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今河南沁陽縣荆軻嘗游過榆次。縣名今屬山西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卿蓋聶曰。

而驚其須  
知其皆以  
湛思靜氣  
出乃得耳

與高漸離  
對寫處激  
楚之音極  
英釅不過  
之感

張云隨手  
伏田光即  
隨手接人  
太子丹事  
為篇中局  
鍵脈絡而  
以頓宕感  
慨出之便  
自然無迹

張云稱道  
秦強語意  
雄遠厲云

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猶視也荆軻游於邯鄲。今直隸邯鄲縣魯句踐魯姓句與踐名

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

筑。古樂器形如琴十三絃。頂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之。而右手以竹節擊之。今已失傳。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

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

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

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

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

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戰國時稱六國為山東。以在崑崙之東也。以伐齊楚三

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

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山名。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周圍六十里。即仲山之脈也。谷口。地名。仲山之谷口也。在陝西涇陽縣西北。之固。南有涇渭二水

清渭濁故以之沃。擅巴漢。巴郡漢中之饒。右隴蜀。隴縣在今陝西隴縣。蜀郡名。即今之成都縣。之山。左關殺。謂謂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故山名在河



全以問答  
代敘事

吳至父云  
閒文皆與  
本事相發

張云先作  
曲折頓挫  
乃田光  
絕有致

南洛寧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在直隸縣北以北。未有所定也。奈

何以見陵被侵侮也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龍之喉下有逆鱗。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龍爲人君之象。故逢人君之怒。曰觸逆鱗。丹曰。然則何由。對

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

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經也。禍

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

齊楚。北購。通講和也。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

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

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

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

事矣。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

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

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至也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蔽疑下微音。暫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

張云前伏  
田光與荆  
軻相善渾  
然無迹至  
此如春雲  
徐吐絲織  
自遠

田光心事  
磊落絃次  
爽勁筆無  
纖埃  
張云前語  
田光祇二  
語荆軻乃  
正面故特  
詳盡皆義  
法之自然  
者

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音而笑曰。諾。音樓曲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

其意不厭。音鑿去聲足也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

漳。水名。今河內臨漳縣。而李信出太原。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及舊保德平定忻州之地。雲中。戰國趙地。秦置郡。統雲山以南。今山西之鎮仁左雲右玉以北。綏遠道各縣蒙古鄂爾多斯

右翼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

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閱視也。言以利誘之也。以重利。秦

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

可。也。則卽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

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

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

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

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

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也。也。燕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

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音剛。燕地名。今北京新縣東。是南有督亢。陂跨連新城固安二縣。之地圖。

既已不可奈何文有頓挫寫至此處再寫荆軻有所待未發反照荆軻未有行意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音搃去聲擊也刺也。其匈同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音厄挽同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徐廣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忍潰切水與火合曰淬之。以試人。血濡縷血出如絲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遺往而不反者。豎子

吳逕父曰  
此段情事  
如繪千載  
猶爲生動  
張云摹畫  
中神態溢  
出

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音知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同震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廉頗藺相如列傳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避。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室謂鞘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

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

若後世宿衛之官

執兵

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子余以其所奉藥囊提音底擲也。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

吳云重言  
負劍者惶  
急時聲態  
也

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同秦

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曲膝而坐形如也。以罵曰。事所

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

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都故城在今京兆東燕王喜太子丹等。

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遼水之東也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時趙已為秦滅趙公乃遺燕王

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

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在遼東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

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

張云文外  
曲致唯太  
史公時時  
有之

張六指語  
愈美愈質  
而愈入妙  
歸熙甫乃  
專學此種

高漸離一  
及曲終奏  
雅餘韻悠  
然

吳云此井  
見太子謀  
國之疏又  
法與左氏  
鄭伯克段  
一節同

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縣名在直隸平鄉縣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

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謂主召使前

擊筑。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

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

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音郝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

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

惜哉。其不謀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淮河水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註書契成詐偽萌馬生角。燕太子丹質于秦求歸秦王曰烏頭

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歎烏頭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

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案魏

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賓客二字  
連篇眼目

太后由此  
憎竇嬰一  
句伏全篇

太后亦慚  
反射法

言其盜句  
寫好客  
諸游士爭  
歸賓客二  
字一見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漢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三輔黃圖曰漢宮門。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註名懸于門乃聽出入。不得入朝請。諸侯春秋天子曰朝。秋曰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寶嬰字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自令裁度。以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日項羽本紀監齊趙兵。七國。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當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卬。同時俱反。是為吳楚七國之亂。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周亞夫也魏其侯。諸



列侯草敢與亢敵也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

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縣名今隸陝西南山即終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

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

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猶言私處也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

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將軍則妻子毋類。謂無遺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

起朝請如故。桃侯劉舍也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猶惜也不相魏

其。魏其者沾沾言自整頓也自喜耳。多易。多輕易難以為相之行也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蚡音音孝景景帝王皇后武帝母也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

書。孔甲槃孟二十大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見漢書藝文志諸書諸家之書也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即孝武帝稱制。所鎮撫多有

田蚡賓客計策。即計策也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

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顏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魏其諸將相。建元元

方說未貴  
兩兩對照

賈客二字  
三見

賈客二字  
四見

天下士素歸之應前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

愈逼愈緊正見與太層不決

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與。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讀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名培魯人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計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同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謂太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

天下士趨  
勢利者皆  
去魏其歸  
武安與前  
對時

張廉卿云  
從武安驕  
溢入魏其  
因趁勢遞  
入灌夫前  
後氣脈自  
相灌注  
極寫武安  
驕恣  
六點寶  
諸客稍稍  
自引亦跟  
上文灌將  
軍魏其互  
寫妙

夫青翟。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

侯。益。武安。武安者貌侵。子寢短小曰生貴甚。生而為王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

丘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音屈之。天下不肅。痛甚也欲令士折節風下于己不然天下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

已。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少府官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

飲。坐其兄。侯。王皇后兄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音濁武安由此滋驕。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旂。說文曲旂者所以招士也後房

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

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縣名今河南許昌縣侯嬰。灌嬰舍人。得幸。因進。薦也之。至二千石。

漢時內有九卿。郡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河。灌嬰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於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也。將軍頭。以報父

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素與己善者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

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大將之旗斫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去入漢壁。皆

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

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

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漢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謂武帝初即位。以為淮陽郡名今河南舊陳州府以甯是其地天下

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

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

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等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

諾。已必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

薦寵下輩  
士亦以此  
多之寫好  
客

賓客益衰  
七見

張云極力  
摹寫處特

為詞繁而  
不殺最妙

相得驢甚  
無厭恨相

知晚也筆  
情腴厚

熱中勢利  
如此寫生

摹繪世情

寫灌夫窘  
狀是庸人  
自擾

權利橫於潁川。郡名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州諸府州及禹縣至陽武各縣皆是潁川兒乃歌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灌氏

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讀若敝入聲

根。音痕。排根。括言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顧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與處。如相對引繩而括也。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

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顏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下也。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驢甚無厭。恨相知晚

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灌夫字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

肯臨况。訪之意。司馬相如于虛賦。足下不遠千里來况下國。魏其侯。夫安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備也。將軍旦日

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

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致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官往。夫請不以服為解。妨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

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

通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音屬。付也。言舞訖相

也。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驢而去。丞

相

且灌夫何與也一筆悻悻有聲

處處不離賓客從中串插

賈人反照前未費

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也。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

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郗。同。乃謾音慢猶。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而武安聞魏其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讀預猶也。言何干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心。武帝年號。四年春。丞相

言灌夫家在潁川橫。民苦之。請案。考驗也。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持丞相以事。為姦利。

受淮南王名金。與語言。賓客居間。謂居中。和解也。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女為夫人。有

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

者又與夫有郗。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

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一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

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漢書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也。臨汝侯方與程

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乃效女兒語。昌涉切。韋昭曰。貼。貼。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嗚日涉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

前伏爲權  
利橫於顯  
川云云至  
此皆得棄  
市罪  
爲資使資  
客請仍帶  
賓客串插

燕云此及  
後與韓安  
國語摹寫  
武安驕恣  
如畫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李廣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

坐謂坐上之人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暑或變也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

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召長史丞相屬官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署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言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

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銳利也言如鋒刃之利也爲灌夫夫人諫。魏其曰：

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匿避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賜魏其食。曰：東朝太后朝也。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

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

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

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同睥倪同睨兩宮間。幸天

歸熙甫云  
魏其侯言  
丞相短不  
及淮南事  
何耶豈魏  
其終長者  
不忍出此  
此君子所  
以往往困  
於小人也

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孺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音促纖小之貌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蹈也。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顏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言循衆。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韓御史韓安國也。載謂與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長孺韓安國字季儒。咸亨垂暮之人。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猶言不自愛。夫魏其叔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



張云前幅  
步步隱含  
此意直至  
此一語繳  
明聽之有  
響須玩其  
響勢之妙

精采到底  
不懈

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音曠。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以文據。一責之也。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讎。對也。欺謾。劾繫都司空。宗正屬官。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

上。論說其事而。上于天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

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謂景帝崩時無。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悲。病瘵。音肥。

病風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

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故咸陽城也。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

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音俞。俞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入宮不敬。淮南王安

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見項羽本紀。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

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

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用韻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 史記游俠列傳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

以文亂法謂細苛法亂政。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

非而學士多爲世人所稱道云

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

索隱曰。春秋謂國史也。

固無可言

者。及若季次原憲。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

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

字子思孔。子弟子。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通鑿也。

死而已。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遊俠。其行雖不軌。

循也。

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

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楊慎曰。亡者存之死者生之。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

抑揚有姿

與平準書  
首段同一  
圓美

經情變靈  
棉曳生姿

沉鬱頓挫  
音韻之美  
乃愈覺亮

揚升菴云  
此太史為  
游俠傳本  
意

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孟子父母使舜完廬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伊尹負於鼎俎。史記

賈鼎俎以滋味說湯。傅說匿於傅見孟子舜發。呂尙困於棘津。尉繚子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夷吾桎梏。見孟子舜發。百里飯

牛。史記百里奚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仲尼畏匡。論語子畏于匡匡地名陽虎曾暴命論。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

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

仁義。已同饗通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見伯夷列傳。而文武不

以其故貶王。跖躋盜躋盜。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見莊子。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

名哉。言拘學守義之上或抱咫尺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

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託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

俠。予通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

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延陵及季札也孟嘗齊山文號孟嘗君春申楚黃歇號春

申君平原趙公子勝號平原君。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

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執同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音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同綱索隱曰扞即捍也。逮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以彊為宗也。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朋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也響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音苟牛。小牛也。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漢高祖購求布千金。

終身不見也。若筆最饒韻味

布完錯賣之朱家為奴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

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雒與洛通。即洛陽縣。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也。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

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漢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遼邑名今安徽宿縣治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府名在今山東歷城縣闕氏。陳周庸陳國人性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代郡名白姓也。梁韓無辟。音避梁國人韓姓無辟名陽翟薛況陝皆地名韓儒紛紛復出焉。

爲翁伯倍  
見精神

郭解。軹古邑名在今河南濟源縣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

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憤慨也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藏亡命之人也作姦。剽劫也

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或也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

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直略切於

心。卒發於睚眦音柴音。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

使之嚼。音醺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

吾子。賊不殺。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

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去謂遣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猶言村舍巷會

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案隱曰案謂吾心中至踐更者

正卒無常人皆當更也為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音朔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

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從中為之道地和輯也

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昔聞雒陽諸公在

此間多不聽者。今子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

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音嬰去聲滿也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

為其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解多藏亡命故喜事者及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

徙豪富茂陵。漢武帝也。解家貧不中訾。案隱曰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官名為言。郭解家貧

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

事繁而曲  
筆足分疏  
之舉重若  
輕是何意  
態雄且傑

揚升菴云  
此籍少公  
又奇出於  
風聞感慨  
之義無此  
不名俠傳

主子爲縣掾。徒解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今陝西衛城縣身至臨晉。故城在陝朝邑縣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郡名今山西舊太原府至汾州府是其境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謂處斷罪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倨也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遂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從京師北出之。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趙姓他羽名公子字南陽。地名即今河南南陽縣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此乃鄉閭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  
 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人以頌狀為貌。則貌有衰落矣。惟 豈有既乎。於音戲。古呼  
 哉。

### 漢書霍光傳

千古傑作  
 當為班書  
 第一篇文  
 字

霍元、字子孟。票兀妙切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縣遣吏于侯家供事也。平陽侯曹參曾孫名時。尚平  
 主賜公給事平陽侯家。與待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  
 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  
 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至平陽傳舍。  
 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同  
 服同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



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武帝年號二年。衛太

子武帝太子名據衛皇后所生以巫蠱毒爲江充所誣舉兵反兵敗自殺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武帝子皆多過失。是時上年

老。寵姬鈎弋宮名趙婕妤音余婦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

社稷。上迺使黃門署名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武帝年號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

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音禪禪。音低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沒入於漢初爲馬監後遷侍中在左右目不忤視數十年無過失爲帝所信愛拜車騎將軍日禪亦曰。臣外國人。

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禪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

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于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

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音姥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

逆。時光與金日禪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

日禪爲音菑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

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責王莽。莽酖

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同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音志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

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恐有變難故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

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義本字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音主。鄂邑所食邑也。爲蓋內

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

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

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

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

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同是與光爭

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音覺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

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

兩不許持  
重知大體

黎莠登云  
方望溪書  
霍光傳後  
一篇推剛  
孟堅義法  
至爲細密  
惟以謂光  
之葬具顯  
及禹山之  
奢縱宣帝  
之易置其  
姻族爲可  
約言以蔽  
之則非是  
光傳六千  
餘言除  
昌邑王外  
惟此三事  
係正寫詳  
列葬具明  
宣帝禮遇  
有加著顯  
禹山之奢  
縱明霍氏  
禍由自作  
載宣帝之

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都試也。非習也。謂大閱試習備也。道上稱輝。同。太官官名。掌御飲食。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

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伏節牧羝十九年。得還。昭帝拜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楊敞也。亡

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同。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

臣變。候司通。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

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圖畫。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

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

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之欲切。屬耳。之往也。廣明亭名。屬近也。言近日事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

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遂竟也。不須死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

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

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

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昭帝年號。元年。昭帝崩。亡

易置其姻 族明光家 根據朝廷 之深斯二 者皆召亡 之本即前 所謂一二 事必具首 尾并所謂 旁見側出 而悉著之 者正與昌 邑失道奏 相應豈孟 堅能審義 法於彼而 不能審於 此邪望溪 疑為辭費 誤矣孟堅 文他獨有 議者獨至 光傳幾於 毫髮無憾 此正班氏 不為子長

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王季之兄周太王長子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周文王長子武王之兄武

王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王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通丞

相敬即楊敏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姓劉光

祿大夫吉。丙吉中郎將利漢。不知其姓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

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太甲既立

弗明伊尹放諸桐見商書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

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

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

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所圍處世  
以班馬并  
稱豈偶然  
哉

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漢殿名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扇屏也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詔書所繫治獄也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同猝有物故自裁。自殺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官名武士。陛戟。執戟以衛陛下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張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范明友前將軍臣增。韓增後將軍臣弋國。趙完御史大夫臣誼。蔡誼宜春侯臣譚。王譚當塗侯臣聖。姓隨

桃侯臣昌樂姓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姓杜太常臣昌昌大司農臣延年姓田宗正臣德少

府臣樂成廷尉臣光李光執金吾臣延壽李延壽大鴻臚臣賢賢左馮翊臣廣明姓右扶風臣德姓

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姓司隸校尉臣辟兵姓諸吏文學光祿

大夫臣遷王遷臣畸宋景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並不知姓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知

臣印印昧死言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

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

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居道上不素

食使從官略取女子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

信璽璽大行前漢初天子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行璽大行皇帝初喪稱就次發璽不封發漏更封之慎重也從官更持節引

內昌邑從騶宰官奴百餘人常與居禁園內教戲音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自往不署取節也朝暮

臨令從官更持從爲曰皇帝問侍中君卿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

君卿取十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音倡會下還下謂下棺入冢也

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輦道闕道也。牟首也。名在上林苑中。謂輦人至牟首也。鼓吹歌舞。悉吹衆樂。

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酒。同。啖。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宮桂宮。弄歲

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皇太后所駕。正宮輦車也。小馬果下馬也。高三尺。可于果樹下乘之。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

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同斬。太后曰止。令且止。讀奏。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

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謂免

放爲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

飲。滿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名官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

關也。由也。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一曰賓。許傳

賓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

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一縱一橫。爲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

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喜。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以文簿具

之責。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

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音全舍、臣德、臣虞、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

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音僻不軌。詩云：藉

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音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

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性。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

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之言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也。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

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

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

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屏於遠方。不以政。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

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

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言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



以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音以武帝時。有掖詔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太僕以軫獵車。獵車也。前曲轡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共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由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

政前後二十年。地節宣帝年號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

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

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

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藏中便坐也黃

腸。題湊。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背內向故曰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同藏。在正藏外。婢妾臧也樽十五具。東園温明。温明器名。東園署名。主作此器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音温輶音涼車。車名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

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漢以河內河南河東三郡爲三河卒。穿復土。謂掘土下棺。而以土覆也起家祠堂。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

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

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通錄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

其後世。疇其爵邑。漢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卅世無有所與。讀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

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

將雲爲冠陽侯。禹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闕家門也

築神葬者墓路稱神道道。北臨山靈。南出承恩。皆館名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

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音馮。黃金塗。網事也。馮謂所馮者也。以繡爲網。馮而黃金塗于輦也。韋絮薦輪。御輦。韋。輪者之以絮。侍婢以

五采絲輓。牽引也。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奴之監知家務者。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

中。使蒼頭奴上朝謁。上謁。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殿中。亡期

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

中。顯謂禹雲山女。汝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

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同躪。踐也。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

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

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謂各各得盡言于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

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視產乳之疾者。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

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讀豫不決也。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因顯其奏勿

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

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也。特但禹官名與光

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

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

史。許宣帝許皇后家史宣帝外家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謂天子非

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謂疏斥之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自

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望怨也。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音王

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即前文少府樂成使其性也字成作

翻閱其聲

史 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sub>之</sub>方<sub>亦霍</sub>等。視丞相亡如也。各光奴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嘔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sub>下</sub>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王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衆聲謹也。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讀猝忽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

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名官捕。赦石夏

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不窮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

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夫皆

曰。安所相避。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宿衛。就第。

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馬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庭下竈

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鴉數鳴

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婦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視亡

有大怪之。禹車騎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曰。丞相擅滅廟羔。所以供祭。可以此

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宣帝外。置酒。召丞相。恩侯以下。使范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音免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太守。山又坐

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罪。書報聞。謂不會事。覺。山明友自殺。顯

禹廣漢等捕得。禹與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

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謂張赦使李竟傳言于雲與共謀反

也。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

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誅音卦誤也。默也。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

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

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等也。言其功相等類也。有功。封章爲

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以上霍氏之謀。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

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

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

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主人者。見其竈直突。烟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同默

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

胡郎切猶言上座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同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

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通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洒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

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

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酒賜

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

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

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平帝二年號

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世受射法孝文十

四年。匈奴大入蕭關。關名在甘肅固原縣東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官爲

世世受射  
一篇之主



材氣天下  
無雙爲作  
傳本旨

耶而常騎以侍天  
于故騎常侍

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

帝卽位。爲騎郎將。

爲騎郎將之將

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周亞夫

戰昌邑。

縣名卽山陽郡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

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

郡名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一部皆其地

太守。數與匈奴戰。典

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

音角謂競勝敗也

恐亡之。上乃徙

廣爲上郡太守。

郡名

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

內官之貴幸者

從廣。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

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

鵠大鷲也。故使善射者射

之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

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

驚上山陳。

通陣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

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

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

馬將出護兵。

白馬將謂將之騎白馬者。謔謂監視之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

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

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雁門雲中。

隴西郡名即今甘肅狄道縣。北地郡名縣今甘肅環縣東。南雁門郡名即今山西舊代州甯武北部及朔平大同東北。

部皆其地雲中郡名本戰國。赴地統陰山以南皆其地。

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

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

頓舍。

頓止也。舍息也。

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古行軍用具夜鳴之以警衆。報時者蓋更鼓之類。

自衛莫同。

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

斥度也。候視也。

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

極簡易。然虜卒

猝

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

同逸

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

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

馬邑縣名故城在今山西朔縣西北。漢武帝元光二年將軍王恢等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往

馬邑傍谷中使闖亡人匈奴誘之。未至馬邑百餘里。單于覺之引去。

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韓安

國

單于覺之

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

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

李程兩兩  
對駕安貼  
掛鼻

寫材氣

寫善射

號飛將軍  
正見材氣  
天下無雙

睨其傍。有一兒騎跳躍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

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謂處其廣亡失多。為

虜所生。常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灌嬰之屏居藍田縣名今屬陝西南山即終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文帝陵在陝西左縣東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郡名今白奉天之舊錦州新民諸府皆其地殺太守。敗韓將軍

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郡名即今直隸津海道東北及熱河皆是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

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書名法書名曰。登車不式。

式車前橫木古男子立乘所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音暴音饑於夷貉。通威稜音愴音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音稽顙請罪。豈朕之指意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

節白檀。縣名屬右北平城在以臨右北平盛秋。秋盛馬肥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

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曾文正謂初廣之從弟李蔡至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十餘行中專敘廣之數奇已令人讀之短氣此下接敘從衛青出擊匈奴徒東道迷失道事愈覺悲壯淋漓若將衛青出塞叙於前以廣從弟李蔡事

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衛青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中猶充也

充卒法得首若封侯也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

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圓同陳外鄉。同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弩名太公六韜曰陷堅射

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巡部曲整行陣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遁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謂功過相當也亡賞。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去聲率。音律率謂軍中

法令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

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

殺於後則  
無此沉雄  
矣

英雄末路  
情詞嗚咽

寫善射

善射

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猶凡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著。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同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愛臂。愛緩也。史記作援。謂臂如援臂。通肩也。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喎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霍去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同繞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致死而取

數奇是廣  
此傳命脈

稱寫廣能  
得人心

單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音驪運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

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此府廣軍之幕府。曹史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曹經書與廣幕府。令如書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

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音異。音其也。其音基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

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沙土曰幕。直度曰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

持糲音備乾飯也。膠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

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謂文狀。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管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

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

知。老壯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

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甯同壤人緣切神道外餘地也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

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

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上聲。雍雅中形高故云上

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

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入飲。侵

陵之。莫敢應。後勲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料同去聲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同謂當絡之而下也。以劍斫音灼絕纜。索也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

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名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

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城名在今甘肅酒泉縣邊外蒙古額濟納旗其東北有居延澤亦曰居延海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

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郡名。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張掖。郡名。今甘肅舊日州府地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李廣利

將軍伐大宛。音鶯。漢西域國名。其地在今俄屬中亞細亞使陵將五校兵。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

善騎射愛人是家風

與輕騎五百。出敦煌。郡名今甘肅敦煌縣是其郡治至鹽水。顏師古曰敦煌西北有惡磧沙磧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謂之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天漢武帝年號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祁連山也在今甘肅張掖縣南召陵欲使爲貳師將

輜重。陵召見武臺。殿名叩頭自謂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未詳按漢書地理志有蘭干縣屬天水郡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讀貳師軍。上曰。將惡相

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

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

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山名在今外蒙古土喇河與鄂

爾渾河之間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云欲

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郡名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及陝西舊榆林府之地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匈奴往來要害之道也。令路博德遮之。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按在居延海上。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名。在今外蒙

古西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泥提野侯趙破奴。漢將故道。抵受降城。在今蒙古吳喇武旗東北休士。因騎

置騎也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極力摹寫  
有聲有色

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同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通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匈奴祭天大會之處。龍城無常處。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匈奴官名。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

樓絕

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鄆名今河南禹縣及陽武各縣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國名漢時曾他所據元鼎六年討平之今廣東廣西各地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在遮虜郭西北百八十里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但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在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謂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音判牛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

就史公口  
中敘陵幼  
穉聲情激  
越

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謀如媒聘之媒。蘖如麴。藥之藥即陷害之意。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音柔上聲。輜。聲。也。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司卷音捲。拳。弓。拳。也。言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空拳也。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同。纒。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宣刑也。古刑法之一。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豫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音千胡地名。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

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音氏音

單于母也

欲殺陵。于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

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

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

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

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

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博且飲也。兩人皆

胡服椎結。讀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

言微動之。陵墨通不應。孰可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

事繪精采  
弈弈如生

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謝以辭相問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

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

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見李斯諫逐客書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

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昭帝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武帝逐匈奴收河南地立朔方郡即今內蒙古鄂爾

多斯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郡名在

右玉縣亡翁侯。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即今山西代縣屬雁門道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

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子弟由兄之隆而得官曰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音移中廢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

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

于闐鞬。音低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

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

勝。及假使官之兼攝者曰假常惠等募士斥候募人以充士卒及在江為斥候者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

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子鉤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音王邪

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律生長於漢父本長水胡人律與都尉李延年善由延年薦使匈奴及還會廷家收律

律并誅亡降匈奴為單于所寵愛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

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

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

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言被匈奴殺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

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胡官之號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謀

衛律而殺之其罪太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

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醫鑿地為坎。置燼音風謂聚火無燼者也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

武氣絕。半日復息。復出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

事奇文奇

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漢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

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

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

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

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

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何用見女爲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大宛王也。大宛西域國名。在大月氏之東北。嘗爲漢武帝所破。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

鮮源名黃。每日本海間之半島國。初箕子封於此。歷代爲中國藩屬。今爲日本所併吞。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

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虜。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

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今俄羅斯西伯利亞

貝加上無人處。使牧羝。首低牡羊也羝乳子。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掘野鼠去聲。上古草實而食之。去藏也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

弟於軒音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音斫生絲織也。可以弋射也。繫音警謂輔也。正弓也。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

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器名如髻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即丁讓。匈奴別部。盜武牛

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

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

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謂武兄嘉為奉車。從至雍城陽宮。扶輦下除。門屏之間也。觸

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武弟賢字從祠河東后土。官騎與黃門駙馬

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官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署名即居塞後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

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

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去已死久矣。王

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同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武。區讀脫之境上斥候脫之室也捕侍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同

血。旦夕臨也。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

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白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

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

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

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寬也。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也。柯之盟。

事具前刺客列傳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可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

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隕。徒同切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

前以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昭帝年號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

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

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八十萬。復除也謂除其徭役也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

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鬣同髮異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

弘羊。及燕王蓋音蛤主謀。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謂條錄之

光過失。子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

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尊同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

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息也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

豫讀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

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

朔望。號稱祭酒。見孟荀卿列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

侯。許伯帝舅平昌侯。王無樂昌侯。王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  
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  
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 皆宣帝年號 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  
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  
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雒同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  
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  
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  
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皆周宣王臣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  
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  
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名於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  
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

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同潔通敏。下

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

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平陵昭帝陵方上陵土上作方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奸利。廣漢聞之。先風讀

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初患切取。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今數吏將建棄市。

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

漢以與讀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原姓及褚姓也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

前二千石莫能禽同擒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

會文正謂尉薦猶尉藉也尉者以火尉繪從上按也薦艸之深厚者可以為席從下籍上也皆體貼人心曲意安撫之詞如淳說近之師古以薦是為薦達非

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擇其中可使者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

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餽音音項音同筭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

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計。

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

聞廣漢。本始宣帝年號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

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官實任曰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通慰謂安慰而薦達之薦待遇吏。

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

寫。傾也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僇假也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

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論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古罪字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

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鈎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以得事

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同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

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

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里中之極隱處空舍。謀共劫人。坐

語未訖。漢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謂劫取其身為質。令出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

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

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漢廣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

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

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為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

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

服。質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

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

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

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讀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漢以京兆右扶風左馮翊為三輔。

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

無得殺質  
質蘇回也

卿采飛動

天子之帶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通推破盧罌罌罌

上為之以居酒發罌盛酒器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漢廣

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錄氣錄見事風生

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

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吏禹尉吏尉部吏也禹其名故劾賢為騎士屯

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

詔即訊即就也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同邑之子也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通丞

相門內不法事地節宣帝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

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音胃將耐祭宗廟而先潔齋也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臨之

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

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

夫人跪庭下受辭。受其對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

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協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

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傅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

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

益縣官。天子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

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讀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

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緣亂也吏不能禁。及翁

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

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

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音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

或言臣生  
無益縣官  
寫民氣激  
昂



閩籍部汾  
北籍歸部汾  
昭晰南叙次

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人姓名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糜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音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同懈輒披籍。披有罪之籍也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于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縣名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同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爵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

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抵歸也。所經過乃所歸也。類率也。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

弱。急於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扶。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使斫莖。音剗。斫。劬也。責以員程。員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不得

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

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宣帝年號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

賢為右。上也。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同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

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

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

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在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

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

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

溫良謙退  
不以行能  
驕人所以  
異於酷吏

設酒具食  
親與相對  
情文並美

敘政績  
鍊

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漢廣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構結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謂閭甲歌謠。數善惡也。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以木土爲之。象車馬之形。下里人死下故曰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都亦講武。試也。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正若後世之鄉正里正。五人爲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舍止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

為延壽自  
責筆情頓  
振動人

舉手與中  
寫生之筆

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言豈哉 負之耶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

掾自剄。人救不殊。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因瘖。音陰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鑿同治脫。厚復

除也。謂除其徭役也。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

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

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爵。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舉中曰。微無也子。太

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

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

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

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

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

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贅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

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贅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

延壽在東  
郡時一段  
極鋪張文  
情恣肆

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轉也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齎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同納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表顯以勸勵。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且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音總建幢檠。傳著也。總以緹繪飾鑿也。建立也。幢檠也。檠有衣之戟。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切。轂浪。歌

者先居射室。

都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噉音叫眺音濼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

者帶弓韃。

弓衣羅列也。

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

同被甲鞬。

音謀即低鞞兜整。

居馬上抱弩負蘭。

音闌盛弩矢者。

也。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音尋鉤兵器也似劍而曲鐔劍喉也。放效

尙方名事。

及取官錢帛。私假假謂履實也。繇同徭使吏。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

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進也。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

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

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

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

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

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

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

尙夫之類也。

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

一續情韻  
愆然不盡

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敝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sub>也</sub>。而昌邑小輩<sub>搢盪小臣也</sub>。先遷。此海之大者也。十餘日。王賀廢。敝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敝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竝平尙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今其上減軍與之用度也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敝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敝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sub>音衰</sub>。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sub>等見</sub>。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sub>魯</sub>。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sub>音眺</sub>。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祚祥變怪。不可<sub>不</sub>記。皆陰類益長。臣下顯<sub>顯</sub>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通出人情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同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見孟子言伊尹爲湯臣見貫于桀桀不用而湯復實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音勉不音強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也訖也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



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儆不敢

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言各得其所所至郡條奏

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儆。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儆辭之官。自謂治劇郡。

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權時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儆到膠東。

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

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儆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

葉音攝陽后。秦王謂秦昭王葉陽后昭王后也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楚嚴楚莊王也後漢通明帝諱改莊爲嚴樊姬莊王姬也爲之

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

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衣車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綰紐之屬所以自固結也

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同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

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

有所稱誦。臣儆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以上爲膠東相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一段治盜

然敵無威  
儀以下筆  
情跌宕自  
喜

文有抑揚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敵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比頻也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滯同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敵。敵以為可禁。敵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温厚。厚也出從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閭里以為長者。敵皆召見責問。因賞緩也其罪。把執持也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請偷驚駭。願一切受署。自請願補吏職也敵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里閭闔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炮音乎又音浮擊鼓杖也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敵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兩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敵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也。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音攘浩大也穰並也言人衆多也於三輔。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唯廣漢及敵。為久任職。敵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也。敵無威。時罷朝會。過

於百忙中敘述瑣事與史公敘邵平種瓜事同一妍妙正筆能旁溢處

走馬章臺街。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扇之類也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音翻

無北方人以美好為嫵有司以奏。傲上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

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傲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傲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

大夫。平尚書事。傲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傲終

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友不宜處位。等

比。比例也皆免。而傲奏獨寢不下。傲使賊捕掾掣音擊舜。有所案驗。舜以傲劾奏當免。不肯為傲

竟事。私歸其家。人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傲聞舜語。

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至其死事。舜當出死。傲使主

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

載尸。并編編聯也。聯之子章前也傲。自言使者。使者奏傲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傲得自便利。即

先下傲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為庶人。傲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

師吏民解弛。枹鼓馭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傲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即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記書也若後世之州縣爲符數也。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言容止盜賊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通檉也顏師古曰重轅卽今廊舍一邊虛爲兩夏者也。中。敞傳音吏皆捕格斷頭。言敞自監護而捕之。縣司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

材輕二字  
 反照前走  
 馬畫眉事

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法冠也。鐵爲柱梁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詔書行事。尊無不對。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署爲守屬令監獄主囚也。

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尙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

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

相御史。初元元帝年號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養子也

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

忍書。此所謂造獄非常刑名造殺法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

弓射殺之。吏民驚。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告屬縣曰。令丞尉奉法守城。為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

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

掾功曹各自底厲通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音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

以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府丞太守之佐署吏行能分別白之曰之于賢

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魯人孔子多魯司今太守

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

將輔送獄。直符史當直之俗也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

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通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誅傷伏辜者。坐殘賊

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為校尉主轉運事而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

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

一郡錢盡  
人輔家適  
足以葬奇  
語快語

在閭巷。上以爲屬。遷益州刺史。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音邛郫九折阪。

山名九折又在四川蒙經縣西邛郫山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丞相。是時東平王以

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尊持璽書。請舍。食

已。迺還致詔。後謁曰。王太傅在前。說相鼠國風篇名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有鼓人布爲鼓不能發聲雷門曾稽地門

有大鼓越擊此鼓聲洛陽王怒。起入後宮。尊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

尊到官。召敕廡長。大王當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

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

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

君佩刀。尊舉掖。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愕得。尊所測正又得其情也

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一驩。太后徵史。太一名一曰徵召也召東平台史爲妾也奏尊爲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

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

以上爲東平杜

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

校尉。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

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

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

仁義禮智信

九德。

寬而柔而立。惠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柔。強而義也。見虞書。

以總

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

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

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

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諸衛士更盡得代法故天

子自臨而饗之

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

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讀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謂

比周

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



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慙安坐不變色改容無忱音黜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

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

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謂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

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曾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僞音倍宗等數百人。爲

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謂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

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天子鑿穀之下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通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

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

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以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府有史故言佐也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

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在宛事自

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公然歸舍無所畏避也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

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音慢嬾音古

乘興等上  
書文辭樣  
茂

字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湖縣名三。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名。與等。上書訟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

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謂京兆尹王昌及甄遵漢二輔。坐黜。羣

盜滯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富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

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蓋節勞心。

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此沮傷之氣。二句之間。大黨渠率同。壞效首。渠率首而致之也。效首也。斬其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窮。具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買草。城四萬章。翦張禁作翦。

名張酒趙放。杜陵榜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

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思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

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

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蒙襲同。滔天見書堯典。庸

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字假託于治實用僻。滔象恭敬過惡漫天也。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

以月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十九切搏持搏頰。兄子閔拔刀欲剉之。輔以

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爲此議。傅致奏文。謂益其事而浸潤加

誣。以復私怨。言白起爲秦將。東破諱魏。南拔郢都。楚都故城即今湖北。江陵縣北。南城北。穰侯道唯譖之。賜死杜郵。見

征賦吳起爲魏守西河。戰國魏地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

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謂傷尊修身繫口。砥節首公。首

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畔國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

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

棘木之聽。謂三公九棘。公卿。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共工。堯時。堯謂上物奏云靖。庸。象共滔天也。無所陳怨愬

罪。尊以京師師亂。羣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風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

之身。三期音之間。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

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正。月上少。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

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但徒也已止也。徒然而止也。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

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

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瓠子地名在直隸濮陽縣南。金隄以金喻堤之堅也。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

率吏民。投沈白馬。縣名。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

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

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

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

十斤。以上爲府郡太守保河隄。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稟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

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

徽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

寫防水筆  
筆活躍紙  
上

初章爲諸生一殿爲此篇精采

敘章小女點染生姿

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編亂麻爲之中。與妻決通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辱。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平生短時也。獄卒夜開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知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自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揚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

不能欺。延壽厲切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火規功。抱公絜己。為近世表。張  
 敞音侃行。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條教。然被輕媾古隋之名。王尊  
 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以陷刑妻。子流遷。哀  
 哉。

評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879B



931349